

澳門文學 念你等你迎你

陶里紀念專題

李觀鼎、湯梅笑、王和、黃文輝

校園文學新秀

司徒子榆、甘遠來、陳響生、林子樺

澳門作家作品

葦鳴、龔剛、譚健猷、貞婭、卓瑪

澳門筆匯

80
2022.04



澳門筆匯

80
2022.04

澳門文學
念你
等你
迎你



編輯手記

- 5 甘遠來 聽到呼喚的聲音

念陶里

- 8 李觀鼎 追蹤陶里
- 9 湯梅笑 那十六期《澳門筆匯》
- 10 譚任傑 點絳脣——懷念詩人陶里
- 11 黃文輝 陶里：從五月詩社到地球公民
- 13 汪浩瀚 如詩之瑣瑣
- 14 王 和 蹣跚而來的足音——與陶里先生的二三事
踏浪的貝葉
- 16 葦 鳴 悼詩：致陶里
- 17 賀綾聲 落海城堡一住客心事

新一代

- 20 陳響生 北京記事
- 22 司徒子榆 水仙花
徐徐——贈友P
- 25 甘遠來 上下之間
春雨聆訊殘稿
- 27 林子樺 春節：我心呢喃

做文學

- 30 卓 瑪 小城在等你念你迎你
- 32 龔 剛 荒原之後——致敬T·S·艾略特
- 34 葦 鳴 驚蟄
- 36 望 風 一個疲憊者的四月四題

- 38 貞 姬 那些沒有長開的花
 41 譚健欽 鱒魚
 46 陳家朗 在玻璃碎塊上跳舞
 47 王 文 戀愛中的哪吒
 52 雲 山 天鴿之痛
 55 李瑞鵬 夙緣
 62 陳奇川 惟願生之美好
 63 吳一怡 亞婆井頌

讀澳門

- 66 張 陵 《文戲武唱》《鏡海魂》及澳門文學
 70 黃 峪 點一爐香，聽南灣故事
 72 賀越明 笑姐的日子不尋常
 —— 讀《日子輕輕地過去》
 73 秋 桐 抹不去的祐漢記憶，看不見的社區身份
 —— 聽聽澳門城市藝穗節《又看·祐漢》的發聲
 77 王軒妮 和諧、尊重、共融——欣賞澳門《五宗教音樂會》
 79 YUYU 28分鐘澳門歷史“懶人包”
 ——《圖說鏡海——鏡海歸帆圖》觀賞記

澳門文學動態

82-87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新詩、散文、小說、劇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出版：澳門筆會

編輯：陸奧雷、賀綾聲、
孟 京、安 好、
梁錦生、甘遠來。

排版：拾鹿工房

插畫：林 格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鴻興印刷公司

書號：ISSN 1680-6476

定價：澳門幣 20 元

贊助：澳門基金會



澳門筆會

電話：2872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編輯手記

聽到呼喚的聲音

◎ 甘遠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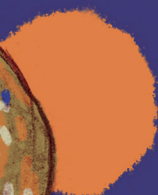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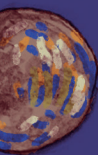
黑格爾在《小邏輯》中說“後思”（Nachdenken）是一種哲學的原則，當我們在無窮的偶然事物表面上顯得無秩序的繁雜體中尋求普遍和確定的標準，這種尋求是對當前的外界自然和當前的心靈和心情的自己的直觀和知覺，而實現尋求需要“後思”，即反複的思索。在此時此刻的我們無必需要後思，從繁雜的裝置、亂流、紛爭中尋得托舉自我的力量。

作為新手編輯，我接到今期定稿時，心中感慨萬千。老實說，澳門文學是中國文學地圖的邊緣位置。即使澳門文學不顯，但仍然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學人如持微火者，用手中的筆墨塑造出澳門文學的形象，第八十期《筆匯》是澳門文學脈絡的一個縮影，由陶里先生，到正值盛時的各位澳門作家，再到新生代的校園新秀，澳門文學一直都在。

我作為後來者，站在的燦爛長河的一個駐點，與無數前人後者跨越時空相互凝視着，澳門文學中蘊含的某種堅毅的精神不斷傳遞、傳承，正如今期主題：澳門文學念你等你迎你。

我知道，我將如里爾克一樣，因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春天到了，記得戴好口罩。



澳門文學
念你 ● ●
● 等你 ●
● ● 迎你





追蹤陶里

◎ 李觀鼎

想起你，便想起
你海客飄忽的身影
心在馬交石上錨了
腳步又開始了新的
蹣跚

想起你，便想起
你三十年的起承轉合
筆在鏡海之濱開花了
色彩渲染着怎樣的
希冀

想起你，便想起
你靜寂裡綿延的持續
如紫風徐來推開千門萬戶
述說小城現代詩的
前言

想起你，便想起
“澳門文學形象”的形塑
上面留着你深深的印痕
跳着濺着流淌着一道
生命水

想起你啊，不由移情上網
寄出整個筆會，給你
成百支筆列隊成陣向你致敬
那橫平豎直的筆道上溢滿了
感激



那十六期《澳門筆匯》

◎ 湯梅笑



陶里先生自言一生有多個驛站，一九七〇年代中，他在印支三國流浪了三十年，挈婦將雛移民香港，之後遷居澳門，當生活環境安定下來，他立即再續他的文學夢，在本報副刊"新園地"撰寫專欄，那時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如今這位澳門文壇老將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留下的二十冊新詩、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集，豐富了澳門文學的內涵，是構成澳門文壇的一塊塊碑石。

懷念陶里，我想說說澳門筆會出版的文學雜誌《澳門筆匯》。

翻出筆會的會議記錄簿，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澳門筆會成立，假提督馬路敦煌酒樓召開第一次全體會員會議，在首屆理事會中陶里擔任總務。一九八九年二月初的一次理事會議中，副理事長陸覺鳴提議出版一份文藝會刊，會上議決成立籌備小組，由陶里、張兆全負責策劃，出版經費由理事長李鵬翥向當年澳葡政

府的文化學會申請贊助。刊物定名為《澳門筆匯》。同年六月，綜合性文學刊物《澳門筆匯》創刊號面世了。

作為主編的陶里，為實現多年來澳門文學界人士擁有屬於本土文學刊物的迫切願望，更燃起熾熱的文學情懷，心力盡傾，短短數月裏從訂定雜誌的編輯宗旨、路向及美術風格，到組稿、發排、校對，負責美術編輯的張兆全全速配合。創刊號發表了四十位澳門寫作人的新作，有小說、新舊體詩、散文、文藝評論、讀書笈記、人物專題、英葡文譯詩、書法篆刻攝影作品等，拿到這本份量不輕的創刊號，我們看到一個里程就此拓展開來。

在創刊號發刊詞裏，副會長李成俊寫道："我們不要吹捧，要真話，即使《筆匯》創刊之日，人們紛紛指出，這份刊物'將來是要死的。'我們對之坦然，欣然。'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文學出版屢讓人發出賁志而歿

的慨嘆，從之，可以盡心盡力，卻難以許諾。限於當年的人力物力，一開始《筆匯》設定不定期出版，一年能夠出版兩、三期就好，然而來到了二〇二二年，成為季刊的《澳門筆匯》仍載着筆會同人的文學理想繼續出版着，它經歷了三代主編，見證了前賢們薪火在相傳。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二〇〇〇年十月的十一年裏，陶里主編了十六期《澳門筆匯》，刊期有時相隔一年多，有時一年出版兩期。多乎哉？亦不多也。

陶里在濠江中學任職總務主任，業餘時間主要用於創作，這是作家的本分，再分一份心力出來無償地主編雜誌，在還未使用電腦伊妹的日子，組稿靠寫信和打電話。陶里在〈澳門筆會十年——在“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中談到《筆匯》每年出版一兩期的原因：“問題出在第一，大家都重視這本刊物，不輕易動筆為它寫稿。我是主編，每次約稿，都要打幾回電話，經過一段長時間才收到稿，組稿十分困難；其次，印刷廠在未改用電腦的年月植字工作進度慢。做過編

輯工作的人大概都體會到追收稿件猶似漁人刮網撈魚那般使勁。”刊物出版後，陶里還兼顧分發、贈閱、郵寄、匯寄或代收外地作者的稿費等，工夫幹起來像玩連環扣那般一環環地拆解。一九八九年澳門五月詩社成立，陶里出任社長，出版同人刊物《澳門現代詩刊》，以及“五月詩叢”、“五月文叢”，兩個文學社團對內對外的研討與交流活動，陶里的忙是必然的了。

是生命裏埋下文學基因，陶里興趣廣泛，閱讀無界限，文思活躍，勇於探索，從十五歲開始寫詩，數十載筆耕不息，詩歌、小說、散文、文學評論源源發表。一九九九年，陶里卸下筆會理事長職務移民加拿大後，出版了多部作品。陶里患上眼疾已久，醫藥無靈，最後的數年眼睛失明，被迫停止執筆，但最重要還有強烈的寫作欲求，得到朋友協助，透過口述筆錄繼續創作。走路滋油淡定，語速慢悠，聲音細細的陶里，性格剛性柔性並存，文章感性理性共融，在其文學生涯裏既是進攻型又是堅守型。

懷念您，陶里先生。

點絳脣——懷念詩人陶里

◎ 譚任傑

幽夢初迴，逢君海角風吹絮。遠來羈旅，又別天涯去。
鏡海星輝，十部纍纍著，懷珍處。文章千古，讓世人評估。

註：澳門知名作家陶里四國回翔，移居澳門二十三年，出任澳門筆會理事長等職。在澳期間，著述逾十部。包括：《靜寂的延續》、《春風誤》、《紫風書》、《蹣跚》、《逆聲擊節集》、《從作品談澳門作家》、《百慕她的誘惑》、《水湄集》、《冬夜的預言》、《蓮峰擷翠》等。

陶里：從五月詩社到地球公民

◎ 黃文輝



忘了是哪一年，有天忽然收到消息說陶里先生要移民外國，我頗感愕然，因為從沒聽他說過。可能太過倉促吧，印象中也沒有好好的餞別。記得聽到消息時，我愕然之餘，隨後想到的問題便是：詩社日後怎麼辦？

詩社，即“五月詩社”，是陶里、胡曉風、汪浩瀚、江思揚、黃曉峰等一班前輩創辦的。詩社醞釀於一九八五年，正式登記做社團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因之名“五月”；同年出版全人詩集《五月詩侶》，翌年《澳門現代詩刊》創刊。從創刊號陶里先生寫的〈五月詩社的成立和發展〉來看，前輩們對澳門詩歌發展可謂苦心孤詣、理想遠大：“詩社理監事的共同願望首先是培養出澳門詩壇的新一代，其次是把澳門的詩創作繁榮起來並把她送出澳門，提高澳門文學的國際地位。”澳門現代詩歌的成就如何，文學史各有評說，但詩社前輩關顧新人，卻是每一位親歷者都感受到的。陶里先生編《五月詩侶》，把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懿靈放首位作

重點推介，自己壓陣放最後，可見其高風亮節一斑。其後，黃曉峰老師領着我編《澳門新生代詩鈔》，劉月蓮（舒望）老師把我和林玉鳳、謝小冰等五位當時還是大學生的詩作輯成《鏡海妙思》出版，陶里先生撰〈《鏡海妙思》的五個青年詩人〉評論鼓勵……可以說，沒有陶里、黃曉峰等詩社前輩的關愛，澳門“新生代”詩人絕無可能如此快速嶄露頭角。每念及此，我心中總是無限感恩。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詩社“詩葉飄零”，幸有陶里先生做中流砥柱，勉力支撐，局面尚算維持。文人大都只顧遊蕩於自家天地，願意花時間出來呼朋引類、交際應酬的不多。陶里先生他們幾位詩社始創人，剛開始時就是找個咖啡室坐下來聊詩聊文藝，逍遙自在得很；要不是希望獲得資源去推動文學發展，也不會去搞登記辦詩社了。詩社扯起了旗號，要辦活動去招引同好，要辦詩刊出詩集去推廣交流，在在需要熱心加熱誠堅持下去。因為有陶里先生



們的努力，《澳門現代詩刊》從一九九〇年起連續十年出了十七期，“五月詩叢”最少出版十八本詩集，“五月文叢”有五本。翻看資料，詩社後來還辦了澳門青年詩歌比賽，獲獎者有呂志鵬、盧傑樺等後起新秀……

然而，很遺憾，我那個擔憂成真：陶里先生移民後，詩社逐漸風流雲散。

陶里先生是文學全才，能詩（他以現代詩著稱，但其實亦擅古詩）、能文、能小說，更能評論。可惜我對他了解不多，當年也沒有機會聽他訴說經歷。這幾天重讀他的詩，看到《五月詩侶》這一段他的夫子自道：

他曾經在湄公河流域的四個國家流浪三十多年，現在是暫居澳的香港市民。長年的流放式生活，使他忘了籍貫，也無歸屬感。假如一定要說個歸屬，那麼，他是屬於地球的。

這種飄零無根的感覺，似乎貫穿他的一生，更貫穿他的詩歌，雖然他都以現代詩“偽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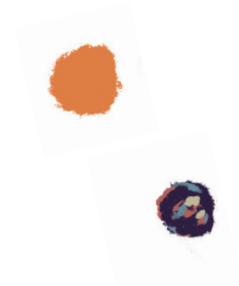
的情感符號”道出。像我這種生於和平環境的小輩，無法理解、只能想像陶里先生他們當年被戰火摧毀生活的倉皇痛苦：忽然大難平地起／果園變了火海／木橋石橋毀了天天有人在那兒處死／通行無阻的小徑大道都成戰壕／好多擔架抬着傷者走進叢林／壯丁們用長矛和匕首在血灑的土地上／追殺入侵的異族和他們的僱傭兵／／我的童年王國在槍林彈雨之中倒塌／河裡的浮屍夾住船舷把我們送走／低飛的戰機用機槍橫掃我們的前路（《血灑的土地》）。這一殘酷經歷變成縈繞不去的《五月的憂鬱》：五月是毫無意義的胎痣／只有坦克在營造家散人亡的風光。

這是我今天才留意到的意象，也是今天才可能讀懂的情感。陶里先生個子小，但他的詩有巨大的悲痛。

願他在地球安息。

如詩之瑣瑣

◎ 汪浩瀚



穿過印支半島的烽火硝煙，跨過血肉模糊的斷肢殘骸，帶着家小的陶里，在亞洲大陸南端的一個波平如鏡、漁舟晚唱的小港灣安頓下來。我們相遇了。

這裡沒有風雨陰晴，沒有季節，沒有吶喊也沒有呻吟，在落日晚霞中我們凝固成一幀剪影。

詩人開始以他高度提煉又把感官交錯的詩句訴說他對小城的感喟，且囑上一句“請瀟灑地，對我的詩應無所求”。不是吧，所有那些現實主義現代派後現代象徵與魔幻，都是姿態與身段，隱藏在字裡行間，哪怕是漫不經心的一聲嘀咕，都可窺見你的神經彈跳和血脈賁張。

對詩我們或有不同的見解，各自用實踐去證明自己，但都不言說，卻彼此注視對方。

那一段日子童心依然。陶里、胡曉風、江思揚和我，相約每月在咖啡館裡相聚，把自己的詩作抄寫三份，彼此交換閱讀。但不到一年就完了。詩不是工廠生產指標的製成品，詩是興奮衝動時的一揮而就，但生活枯竭時詩也枯竭了。

一九八八年我在燠熱的海南島收到陶里的來訊，他說，我們成立了“五月詩社”，要出版詩集了，我替你選了一些詩，詩集名稱你定吧。我

說，“五月詩侶”好嗎？

詩社也給寂寞小城帶來一陣子西廂待月的亢奮，當張生爬着梯子，在牆頭上，看見含羞答答的鶯鶯時，我停下來，我得想一想。

我想了，新詩的自由體，隨意地，無序地，鬆散地，形形狀狀地，結結巴巴地……我對陶里說；何達說這是“便秘”，我忘記了陶里當時的表情。我想，我們是否應該為新詩建立一些規矩？無規矩不能成江湖，也許我們該為後來者留下一個座標。

一首詩要有重量，風吹雨打屹立不倒，是它的框架平衡穩固，但它又是流動的，音樂一樣悠揚，舞步一樣輕盈，在節奏裡旋轉、迴翔。

若干年後，我在陶里的詩集《蹣跚》找到它：“在北回歸線。”

陶里又一次啟程，跑到西半球那個大雪紛飛的地方。陶里你仍在我身邊多好，我要跟你說“在北回歸線”，這首詩符合我的想像，你是不經意地，抑或早就逮住了我的遐想？

在我恨不得把我所有舊作一把火燒掉的時候，你走遠了。

陶里，你走那麼遠幹嘛呢？

蹣跚而來的足音 ——與陶里先生的二三事

◎ 王和

上月某天，無由地浮現出一位早已淡出我生命的人物影像，回憶便如江河翻滾般，從意識深層中一下子冒了出來。當時我想，不如動筆寫一下與他的兩三件有趣的事吧！豈料數周之後，傳來斯人已渺之訊，頓感世間誠有天人感應之事，雖隔千里之外，仍有所感。此君乃危亦健陶里先生是也。

我是先知道有危亦健主任的。那一年我唸初一，與他女兒令思同班，不知道那時她因何惹得生物老師討厭，認定她測驗作弊，以令思向來的操行和成績而言，她沒有可能這樣的。此事發酵至學校高層，他的父親當時是學校的總務主任，卻因為要避免包庇之嫌，於是同意草草把令思予以記過處分，仍記得當時她委屈得哭喪了個多星期的臉。老師的兒女被針對，這個我能感同身受，只是主任的女兒也要受這份委屈，使我感到有點詫異，也使我第一次知道危主任這號人物。

真正認識陶里先生，是在我的大學年代。大一那年，恩師葦鳴把我的詩人基因提煉出來，於是我也成了個詩人，並開始參加本地的一些詩歌活動。在五月詩社的詩會上認識了陶里先生，但那時我只是慕其名而已，無甚交往。大二那年，從北京大學來的劉烜教授任我的古代文學老師，他是個很積極而又很為學生着想的學者，認為必需為學生在澳門的文學文化界“打開局面”，於是先以學者身份去拜訪了澳門文學界的領軍人物。有一天，劉教授帶着我去跟陶里先生飲茶會面，向我介紹他是澳門文學界的大人物，着我多跟他請益，也請他提攜我一下。當然，陶里先生是認得我的，但仍然很配合地完成了整個“拜見”的程序，只有我坐立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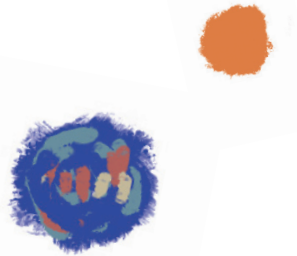
這天，成了我“真正”認識陶里先生的日子，從此他也成了我認識的“溫厚長者”之一。

電影《梅艷芳》中曾提到梅姐的名言：“前輩提攜後輩是天經地義的事。”話雖這樣說，但能做到提攜後輩的前輩倒真不多，我要說的是真正的提攜，而不只是支持，更別說那些利用後輩的了。我年少時幸運地遇到的都是些肯提攜後輩的前輩，這些“溫厚長者”都使我迅速地成長起來。

那時在澳門能發表詩作的園地，不外是兩份本地大報的副刊，難聽點說是“狼多肉少”，恩師葦鳴當時為我打開了在台灣發表詩作的通衢，而本澳兩位“溫厚長者”都有把他們所辦刊物的園地留出來，讓我們這一群“新生代”詩人有更多發表的空間。那時胡曉風伯伯主編的《澳門脈搏》，和陶里先生及五月詩社同仁們主編的《五月詩刊》，就經常向我們這群“新生代”詩人約稿，還不時推出專輯。那段時間，我們的詩藝提高得很快，得力於胡伯伯和陶里先生的大力提攜。

大學畢業，剛出來工作之時，有點人浮於事，從事過幾份工作也不太愜意。後來就索性重作馮婦，把履歷投到幾間中學去。某天，一間中學約我去面試，雖然我知道這就是陶里先生當主任的那間，但我卻沒有透過陶里先生的關係去叩門，那天見我的是老校長，她問了我好些問題後，忽然有人推門而進，那就是當主任的陶里先生了，他有點訝然於我來面試，向校長交代了一堆文件後，看了我一眼便出去了。面試的最後，是老校長叫我試教一個學期。

我恭恭敬敬地離開校長室時，卻看見陶里先生在外邊等着我。他有點怪責地說：“為何不



跟我先打個招呼？”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跟他說：“不是不想麻煩到你嗎！”之後陶里先生也沒多說話，着我先回去。後來我在這間中學幹了十個年頭，也跟着陶里先生一直校對和編輯《五月詩刊》，直到他退休。

《一代宗師》裏，宮二說過：“武學千年，煙消雲散的事兒，我們見的還少嗎？”事實上煙消雲散的事，我還真見過不少，但“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的難堪，卻是教人刻骨銘心的，特別是曾將之視為用以祭奠繆斯神殿的詩社。我們的“五月詩社”是怎樣消失的，已經印象有點模糊了，只記得某一天，叫我們上詩社的會址，把詩社為我們出版的詩集領回去，詩社就這麼沒啦！這到底是為了甚麼，那時我真的不甚了了，但一個直觀的印象卻是，陶里先生退休了，“將軍”去了，詩社就沒了。

領回來的，除了我的詩集外，還有我的散文集《月亮升起如一首白色的詩》。那本散文集的序，是我央着陶里先生為我寫的。他沒有因為我是後學晚輩而掉以輕心，把序寫得十分有學術水平，先古今中外的闡述散文的發展，再進而評析我這本集子裏的文章，於提高我的散文視野有莫大的裨益。

之後，除了知道陶里先生遁隱楓葉國，生活甚是愜意之外，他基本上是從我的生命裏淡出了。許多年之後，某天詩友文輝兄致電給我，謂陶里先生回來了，想約我們這班年輕詩人茶敘見見面，我倒是興奮了好一陣子，又回想“真正”認識陶里先生時的那趟茶敘，心裏不禁唏噓了好一陣子。趕到那間茶樓時，除了文輝兄正與陶里先生談笑甚歡，還有寂然兄一陣陣會心的笑聲。那個中午，我們都好像忘記了下午要上班似的聊着。陶里先生當然最關心的是我們還寫詩沒有，又熱心地說詩社雖然沒有了，但詩社的資金還在，還是可為我們出版詩集的。

然而人一走，茶當然就涼了。以陶里先生的地位，耳提面命的交代過有關之人後，此事卻一直默默無訊。該事迄今又十個年頭了，如今斯人亦渺矣！正是“悲歡離合總無情”啊！

踏浪的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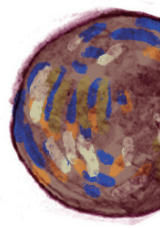
◎ 王和

在曇花綻放的匆匆
一片祥雲噴薄在花蕊的濕潤中
染上一身馥郁
驚見先生踏浪而來
左腳還拖着六十年代中南半島的硝煙
右腳已把詩國耀目的陽光
灑落蓮城五月的田田荷葉上

把繆斯的絮絮細語
全塞進一管初夏的葦草中去
吹響了格林童話般的笛聲
然後採風蓮葉東
採風蓮葉西
採風蓮葉南
採風蓮葉北
直到山花爛漫時節
先生在蓮城峰頂的落霞中
採擷那片片油潤的蒼翠

在朔朔紫風中呼喊的
是誰的名字？
只知道篇篇詩稿
皆以貝葉刻就
無非是壇上萋萋梵音
是你踏浪而來
蹣跚而去的足音
讓冬夜掛起的朵朵風燈
一直燃到楓葉紅透的緯度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
先生那一夜的預言是甚麼？



悼詩：致陶里

◎ 葦鳴

這兩天一直想起
你在小城二十年的足跡
而我，榮幸地與你
在這個時空座標裏
有一些
重疊

你悄然離去幾乎同時我被自我放逐成夜間的
澳門人但我還在包括還在想念起
與你在新馬路或水坑尾
一起的下午時分
齋啡中飄浮而起的
盡是現代至後現代的詩觀
共同的大方向裏有着爭議和分歧的取態

以下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
但如今一定要告訴你
當年早已肯定
你會在這個小城裏
永生

所以你其實沒有離開過
從來沒有你看我們又一次保持了
高度的一致一如當年
因詩的緣故

落海城堡一住客心事

◎ 賀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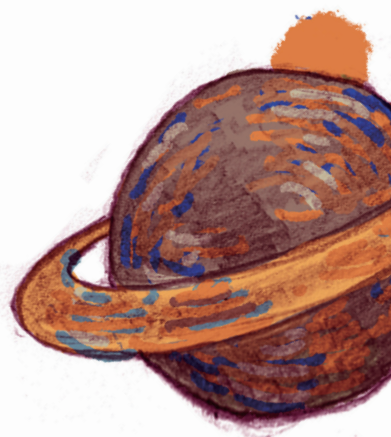
讓詩人走在前面
形象早已超越光影大三巴塑造的光芒
黃昏城市，好像叫 M 城
在這裡，我們除了懷念
便是靜寂的延續

陶里先生：我終於成為半個詩人！
馬交石上寫滿冬夜的預言
你卻成為落海城堡的一住客
心事如季候風
在危欄高處，
帶來多楓嶺的蝶影與蟬聲

其實，過澳門歷史檔案館之時
你留下的詩句，如今
仍如陣陣毛毛細雨濕潤一城文明
有關五月詩社之事
有關海客無幽夢之事
曾經的煙花燈火
早已被時間變成固體

夜，潛入板樟堂的人群中
我聽到有人朗讀你的《紫風書》
請問陶里在哪裡？
請問楓廬怎樣去？
讓詩人走在前面
這一天，我找到你的去向

後記：二〇一一年春，陶里先生從加拿大回澳，
與我談詩論藝；返回加國後，更寫了一篇“落海
城堡一住客心事”的文章，鼓勵我繼續創作。萬
萬想不到那次見面，竟成永訣。今天我以先生的
書名入詩，以誌我倆之詩緣。



找书就上找书网

新

一代新

北京記事

◎ 陳響生（北京語言大學）

1.

色彩盈滿了我對北京的記憶。

春夏是那樣草長鶯飛、百花齊放的盛大場面，入目均是一大片的綠、一大簇的粉，當中夾雜一些紫、藍、黃等，看得人眼花撩亂；但比起北京春夏的色彩繽紛，我更鍾情於其蕭瑟的秋冬，那是在澳門少有的景色和溫度，而且似乎還格外的悠長，令人回味無窮。

猶記得大一剛到的時候便是秋天，校園內有一片小柿子林，學姐們組織摘柿子活動，一群人從林中浩浩蕩蕩出來的時候，滿懷都是橙紅色的碩大的柿子，其餘熟透了的便落在地上，林子內滿是柿子熟爛的甜香。

還有秋天必會見到的銀杏葉，每一條過道上都灑滿了金黃色的葉子，煞是好看，令人捨不得踩上去，只得小心翼翼地找空隙走。我撿了些許製作書籤，從北京到澳門，我與一直貼身保管著的十三塊銀杏葉共乘著飛機回家看望親友，頗有一種“千里送鵝毛”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銀杏葉是遠古時代遺留的“活化石”，寓意健康長壽，適逢寒假回家便是新年，十分應景！

北京的冬天很冷，風還很大，中學讀金兆梓的《風雪中的北平》，裡面描寫北京冬季的大風和飛沙走石很是誇張，當時只覺得好笑，去到才發現確實如此：大風一刮，眼耳口鼻全

是細沙，冰刃似的寒風把面刮得生疼，天昏地暗的場景令人一出門便想快快回家（宿舍）。以前常常幻想能在冬天躺在厚厚的積雪上看天空飄雪，又或者和朋友們激烈地打雪仗，結果我剛捏好一個雪球便打消了主意——太冰了！手指凍得通紅！幸好室內有暖氣，不然晚上怕是難以入睡；但暖氣又使本就乾燥的房間“雪上加霜”，每天早上起來嗓子都乾得發癢……

色彩盈滿了我對北京的記憶，我把它們都一一記錄在手機裏。

2.

今天臨時決定出門隨便走走，意外地被平時很少留意的事物所打動：薄荷般令人清醒的冷冽空氣；從淡藍色漸變橙黃的天空；巷內飄香、味道一流的脫骨扒雞；人與車交錯往來、凝聚生活百態的老胡同；暮色下牽手回家的老人與小孩……

一切都十分日常卻美好，路上，老人與孩子牽手的一幕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不知道遠在澳門的父親現在在幹什麼呢？他一個人吃飯的時候，會不會像我一樣，突然想起從前，特別想“家”？網絡很發達，所有看我 Instagram 的人都知道我今天的動向，但是我的家人卻連我放假都不知道……

隨意進了一間咖啡店，拿出手機給父親發

了些今天拍的照片，他說我這樣的生活很棒，話我“識享受”，對此我哂然一笑並不反駁：這是當然的啦！遊子總是報喜不報憂，省得父母擔心嘛！

我回答：“如果你克服對飛機的恐懼，我也可以帶你到處吃喝玩樂！”

他笑：“坐高鐵也可以來北京呀！幾個小時就到了，你查一查。”

“廣州的高鐵到北京怎麼可能只要幾個小時？”我不信，嘴上說著打趣他的話，與此同時內心卻十分高興，幻想著父親來到要先帶他去哪兒遊玩，吃什麼最能體現北京的地道風味……

3.

出了咖啡店，迎面就是一陣冷風，吹得人耳朵疼頭腦暈，我不由自主地發抖，只想把身子縮成一團。

“小時候喜歡低頭走路，總要牽著父親的手，由他帶領我前往目的地。我並非一個戀家的人，儘管偶爾會有一點點鄉愁，但大部分時間，離開家鄉都使我發自內心的愉悅——陌生的環境總能激發出我的活力。”

北京的樹比屋頂還要高，一抬頭經常只見樹枝點綴著藍天，偶有一群候鳥飛馳而過，很有曠達悠然的味道；不過現時夜色漸濃，白

瑩瑩的月亮也隱在黑色大樹密集的枝條後，一盞街燈堅強地佇立在殘舊的巷子中，在墨藍的天幕下顯得格外暖和明亮。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不再低頭走路，不再需要父親牽手的帶領……”

瘦長的影子漸漸遠離燈光，四周的大片漆黑更凸顯出地面的廣博，教人感受到人在當中的渺小，我戴上耳機在黑暗中行走，寂靜之中猶有趣味。

“總是低著頭的話，看到的東西會變得越來越少。年歲漸長，我已有了自己的方向。”

直行一段路然後轉彎，轉彎後再直行，如此繞來繞去，總算從簡單又複雜的胡同中抽身而出。車鳴、人聲傳來，入目便是一條燈火通明的康莊大道。

“將來的某一天，想必我會像從前那樣牽起父親的手，帶領他向前走吧！”

色彩盈滿了我對北京的記憶，但若是沒有重要之人可分甘同味，色彩便不復存在意義。

水仙花

◎ 司徒子榆（北京語言大學）

如今，我已經三十有二，在職場已經待了好些日子。近來我下定決心運動，身體狀態像是回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看到自己的皮肉從鬆弛變得緊緻，從心底散發一種愉悅。美麗的身體當然要欣賞，這些天下班後我都趕回家化妝。眼線要長，睫毛要翹，嘴唇塗上厚厚一層蜜桃色，鼻梁再抹點珠光。把最愛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播放到最大音量，換上銀亮片的低胸大露背，在鏡前扭動，陶醉。

中五時的班主任，是第一個發現我自戀秘密的人。那天，她把我叫出班房，讓我不要再沉迷於看自己了。她說我在集隊的時候，擰頭看旁側玻璃的行為，顯得格外突兀。後來只要班主任在，我都會克制自己這個行為，以免被她訓話。

同學曾經說我是希臘神話裡的納西瑟斯，我同意她的說法，在死後變成水仙花是很美的。我十分自戀，自從那天過後，班主任總是有意無意地留意我。我不能繼續在走廊玻璃窗欣賞自己的倒影了，只好按捺到小息時間，跑去洗手間照鏡子，每個課間去一次。

我讀女校，曾經一度說出想要和自己拍拖的話，同學都以為是身邊沒有男生的緣故。但其實到今天，我仍是這麼想。

從青春期開始，我就不止在腦海裡臆想，要是從第三視角觀賞自己，會是怎樣的？眼睛必須從頭頂絲軟的髮絲自下打量，順著肌膚到肩頸的紋身。仔細看那串褪成墨綠色的字母，恰到好處地攀在鎖骨的上，像黑鷹的喙一樣絲滑。

再往下，柔軟的乳房。不妨一提，我在書中總能看被形容成白蒲的乳房，我不喜歡這種比喻，太過於俗氣，不過是滿足父權凝視下的意淫。新時代要有新的風氣，如果我是一位寫作的人，我一定會把乳房寫成罌粟味的燭淚，順焰心而下晃蕩，成河。然後我用五指滑過蠟油未凝結處，溫熱，留下一堆綿密的泡沫。我喜歡這樣的乳房。

欣賞自己，我是如此地嫻熟，以至於我一度認為自己性取向成迷。畢竟，又有誰不愛女人的身體？要是人可以自體繁殖，我是很願意與鏡子裡頭的自己歡愉，交媾，黑色蕾絲倒在床沿。男人渴慕的，我同樣渴慕，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什麼守婦道的女人。而自慰時，我從不想別人，我只想自己的肉體。

我十分自戀，在親密關係中只能呈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即便我應當是個雙性戀，肉慾也是我生命無法或缺的，也可以夠稍微分心地去

愛，但我的身體無法真正納入他者，精神甚是。

大學時，有一位文藝男追求我，每隔三天都往我的抽屜裡放信。他送給我的情信，總有一些反覆出現的愛與死亡的意象，以示他對我的著迷。他請求我做他的女友，每週和他外出寫生，在野地裡看夕陽、做愛，不想過去與未來。他說，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幻的悲劇，我們在虛無裡度日。我欣賞他文字裡的破碎，談吐不粗俗，卻無法忍受他用怪有腔調的語句，寫看似高深的話語。我見過太多這樣的人了，成為尼采與高級的中二病只有一線之差，即便我曾被他的荷爾蒙吸引。

一旦不喜歡一個人便會產生偏見，於是我齷齪地認為，他只是比拐賣婦女做洩欲容器的男人多了禮貌，還有情信。上過文學課，我很清楚敘述者的話幾乎是不可靠的，我不會上當。更何況一個寫作的人，本來就是自戀的，我不允許別人比我自戀，我承認自己冷漠又薄情。

不過，我待女人有些不同，那次我以為我真的愛上她了。沒有誰與我擁抱時的體溫，可以輕易撞進我的心跳，讓我差點暈厥過去。我說過，有誰不愛女人的身體呢？她擁有與我同樣柔軟的身體，長而曲的頭髮，還有淡淡的玫瑰身體乳的香味。她不豐腴，但足夠曼妙了，

像我愛的熱紅酒。我像那位文藝男那樣寫信給她，早中晚與她視訊，天黑後我也準時帶宵夜給她。假期，我們坐船到維港散步，聽了將近兩百首容祖兒的歌，直到她說她有多位情人。

當然我最後離她而去了，我十分自戀，我不允許她用親吻了別人的嘴唇，來親吻我。現在回想起來，與其說愛她，我更是愛她與我的相似，我把她假想成了自己：與人保有微妙距離的纏綿，酷愛穿性感的衣物，布料下身體若隱若現。我的情痴是齣導給自己看的戲，導演和觀眾都樂此不疲。

今天看了本康體雜誌，裡面說女人受荷爾蒙的影響，在三十歲過後性慾會大漲。我向來對性未喪失過熱情，但確實在這一兩年，我對自己身體的感受更熱烈了。所以現在，我決定再抽上一包香菸，肆意地讓薄荷爆珠侵佔我的口腔，味蕾是另一個敏感的存在。傍晚的陽光舔舐我手臂的絨毛，指甲在光的反射中亮晶晶的。連身裙早已脫下，微醺的空氣爭著與我交媾，我看著落地玻璃映著的自己，與黃昏一同迎來高潮。

徐徐——贈友P

◎ 司徒子榆（北京語言大學）

痛是沒有關係的，
在小城，雨浸過的巷子
噙著追風的汗滴
有雅廉訪的霧，未結締的情思。
生澀的西柚與心事
都讓夏天醒得遲。
遠遠的，似乎在上輩子
遙記一場與她的十七歲的雨；
夢裡筆尖倉促
趕不上她的髮絲，
怨斜陽太快太急
紅綠燈等不及街頭拐角的巴士
那僅有一次的潸然
最終也徐徐
散落今夜，成人良久的冬季

上下之間

甘遠來（北京師範大學）

雨聲與海浪聲
那樣相似
猶沉澤國
沉溺於耳窩的輪廓
破碎，白色泡沫白色的人
如此磊落，又相互背對
海鷗之聲阻斷
聲聲間，既定的命運
人煙；海海。

丘壑累累
某種潛藏的心跳
澎湃，暗啞
我們忐忑
你的手高舉
而一月在即，風暴
慢慢平息

以最乾淨的形式重生
回到白海
潮汐的進退給予證明
終將抵達邊界
氣球的爆破
胎心開始跳動，香水餘音
裊繞；如泡沫消散

春雨聆訊殘稿（內外各半首）

◎ 甘遠來（北京師範大學）

Junho 與 Julho 分屬夏天，注意鼻音的發生。畢竟夏天貯存於鼻腔的無限敏感當中。我們自詩歌共和國步行而來。腳印度度。

一種個性不在場的文學書寫，博物館陳列春天之死，春夏之交。自 1990 年起再無春天。如果 _____，他們我們你們。刀筆般刻鑿。

S 放在結尾時，需要處理大量符號和字節，讀如靜音姿勢。手指豎立，無數字節繭居，與它們默默對視。空洞的成年擬態，女性遷移。

虎吻之下的荊棘，如溪水流動。生嚼玉石，反芻完美的音節。關注虛擬之美和隱藏的惡。因此所有猜想，不得證偽。

隅居耳蝸的神低語，予我半元音。然。這種語言並無半元音，春潮汹涌成瀑，電鑽嗡嗡然。他者耳目中的新語言。

春節：我心呢喃

◎ 林子樺（北京大學）

初陽流瀉，晨風送暖。朦朧視線裡，一抹柔光悄然滑落床尾，再緩緩往上移動，爬上妹妹興奮的眉眼。我舒暢地喟嘆一聲，迷糊中又閉上雙眼。意識倏爾清醒，睜眼便撞進妹妹的目光，“姐姐，你終於起來了！快起床洗澡穿新衣服啦！”語罷，就抱著新裳跑出房門。

春節？也不過是個暖陽尋常的冬日罷了。

我揉著雜亂頭髮出房門，就瞧見父親正踩著矮凳貼春聯。我隨即憶起往時在家鄉，貼春聯可是我的任務。我站著顛巍巍的椅子上，不斷念叨著：“奶奶，你要扶好我啊！”身後奶奶也不斷念叨著“往左，往上……”回憶被妹妹的歡叫打斷，她已換上新衣，興奮得一蹦一跳的。恍惚間我好似又看見舊時的自己，比她還誇張，一定要在鄰裡間溜達一圈，逢人就開始顯擺，得到一句誇贊再回贈她們一個討喜的笑。而今，貼春聯也不需我站上高椅，穿新衣也無欣喜，到底是我長大了，再找不回當初的心境。

時過境遷，總會讓人染上愛回憶、愛傷懷的習慣。澳門的年味是有的：滿街的霓虹燈耀著人眼，路人都沾上新意。各大娛樂場都掛起火紅燈籠，遠望過去，像一隻隻小精靈在暖風中說著吉祥話語。可我卻更喜愛家鄉自家門前的燈籠，雖不及這裡的富貴艷麗，連燈籠穗都被我們幾個孩子扯得所剩無幾，但它會晃著胖胖的身體，同我們玩鬧；也會在喧囂後黯然失色，神傷著親人們一個個離鄉遠去，躋身於浮世之中。

這樣的矯情勁兒，直到吃年夜飯時才驅散

些。一家人團團圍坐，兩個小孩兒的童言稚語逗得人開懷大笑，再看著電視中熱鬧非凡的春晚開場舞，終於體會到一點過年的味道。手機裡不斷傳來祝福語，我怔怔望著屏幕，看著好友們搶起紅包，待有意識抬頭時，就看見爸媽也各自低頭點按手機。像是突然受了當頭一棒，原來一直神傷的不能回家鄉過年，如今想來，即使回去了，面對的也是這樣的場景：一大幫親戚圍坐一起，沒有談天說地，沒有洗杯更酌，而是各自低頭，眼眸裡熠熠生輝，十指在手機上靈活跳躍，嘴角掛著意味不明的笑。偶爾會有人大笑起來，高舉手機，炫耀著搶到大紅包了，周圍人艷羨地望他驚嘆幾聲，忙將視線放回屏幕上，生怕自己錯過大紅包……時代的潮流已化為牢城，而人們樂此不疲地將自己的本心鎖進浮華景氣，這樣到底使人更加親近，還是變得愈發冷漠？

12點的鐘聲敲響，我正在往蓮峰廟上香的路上。廟裡香火很旺，堂前桌上擺滿了各式貢品，善男信女們接連跪在蒲團上，虔誠祈下新願。我望向神像，眼睛被迷煙薰得發疼，心緒又開始飄忽。梵音千千，卻難抵時代的急流衝蕩，沖淡了光陰對我們的憐憫，沖淡了人是人非。舊時人舊時景也早已隨裊裊煙霧升騰，氤氳，最終散去。連這年味，也被籠在浮世迷煙中，再望不真切，再抓不住當初純真欣喜的痕跡。

於此，於吾，於新春佳節，只願急流衝去浮華，留得本心，讓我再聽一遍我心呢喃。



做文學



小城在等你念你迎你

◎ 卓瑪

一、意念文

你總在每個角落尋找昔日的影子，
花影是我的微笑
燈影是奔向你浪漫的小道
每一陣風都吹出一段故事
每一朵雲都是青澀的眷戀
世界足夠美，
我們都溫溫柔柔擁抱它，
孤獨一人也沒被鎖在失意的寒冬，
暴風雨懼怕不予任何理由的韌性，
天空時刻庇護著青春卑微的願景，
年輪越來越大凡俗歸於靜寂，
意念越來越重
看不清自己，
增一點都是多餘。

二、陪我一段

等待久了心得了傷寒
燒得思念也昏迷在夜晚
孤獨的日子在算盤上只增不減
何時這片殘葉汲取天地靈氣
抵御蕭瑟的秋寒
如果你的出現會是生命的甘甜
在茂密的森林請施捨零星的枯枝
前世的古籍刻著你的誓言
無論早晚
白髮蒼蒼的你我會把故事寫完
不奢望你的仁慈僅為我一人加持
只要此刻牽手陪我一段

三、送你一程

我把一個名字寫了千萬遍
把一個街道貼上了標籤
時光帶不走我已閱讀的過往
所有的悲喜隨寺院盤香安祥揮散，
天空碧藍一覽無余
凡俗如此渺小，
你的慈愛能否阻止無盡的慾望
荒漠都能儲藏千年水潤
滋養今生來世的乾涸
只要你完好無損
我願意跪在蒼天下
抄寫經文
送你一程

四、真實的你我

今天和昨天
終是真實的你我
此時星星點亮一盞燈
棲息著彼此的歡笑和坦誠
一滴醇濃的酒溫暖心靈的夢

無論你幸福過抑或遺憾過
亦或許偶爾觸碰
掀起初次相遇的閃電
刻在你的手心

過得去和過不去的故事
全融在琴弦里飄出優逸的探戈
不要看透我的天真和嚮往
隱藏在每一段年輪的精彩和芳華
從未停止生長
滋養著血液里的跳動
掀起初次相遇的心動
刻在你的指尖
留在我的掌心
純純淨淨地彎成了
我們相擁的臂膀

荒原之後

—— 致敬 T·S·艾略特

◎ 龔剛

一、芬蘭的冬天

天地的色澤已枯竭
湖面一片漆黑
所有的聲音都被埋葬

穿風衣的男人，步履匆匆
從地球的另一角掠過
手中的花束，帶起一陣風
來自某一年的初夏

瘟疫仍在蔓延
許多人將在預知的恐慌中死去
等不到聖誕的燭光與爐火

五隻黑天鵝，彈奏著即將冰封的湖面
像哀悼，又像福音

二、天鵝

銜著火焰
向永恆泅渡
世界急速後撤
澄澈的湖面
不接納一切倒影
麗達從驚惶中蘇醒
無法辨別聖潔與羞恥
淚水如掙斷的珠鏈
白色在凝視中
成為疼痛

三、冰掛

無數的風
凍死在黎明前

透明的遺骸
懸掛在被收割的大地

到處都有掙扎的痕跡
像繆斯的判決

四、時間微涼

灰白的雲層拉低天空
投影在看不見的水面
吞沒一切記憶

野薔薇在第十個花期盛開
為自己盛開
脫落的棕櫚殼
如脫落的繁華

鷹背之上
金色的玻璃猶在堆砌城堡
行人與車流，從燈影下
穿過
巨大的咖啡杯，永不饜足

彷彿有雨，彷彿有青草的氣息
時間微涼，從指縫滑落



五、霜降

以霜降為界
所有的青澀在此作別

然後是呼嘯而過的風
然後是被風裹挾的背影

紅梨和柿子，點燃一團篝火
阻止寒冷的蔓延，和未成熟的死亡

六、界線

煙花又一次越過山頭
隆隆聲來自月亮的心臟

寒風反復擦拭夜空
億萬年前的星光如期抵達

許多火焰已提前熄滅
壁爐旁的木材，越堆越高

界線脆薄如冰
彈指一叩，鐘聲從未來
突圍而出

我們聆聽到的
是同一種預言嗎？

七、聞香而止

無數次觸摸蔚藍
重生的喜悅傳遞不朽

陽光照亮所有年代
所有年代的寒冷與虛無

靈魂深處的大雪
聞香而止

裂紋在冰面下等待訊號
此岸與彼岸將被再次定義

一枝梅花
如破空的笛聲



驚蟄

◎ 葦鳴

前夕

一陣強大的妖風
吹倒了太和殿的幾扇門
幸好早已沒有皇帝在裡面了
潛意識里渴望特權的文人全都很失望
老百姓或可把這個從前的金鑾大殿
內內外外地看過更加透徹
就如在看家裡珍藏的古玩舊物小玩意一樣

今天

驚雷已響過
天德黃道
宜祭祀忌祈福
公道私心要分明
這是做人基本的原則
物候桃始華
嬌艷的花兒日漸紅
佛滅之日更兼天干地支陰火都極盛
年內人口散失或早已前定
小人的口舌殃民禍害不會休止
他們都有背景有保護色部分還是個官兒
這幾天正在到處點火滅百姓的燈

恰好近日香港、烏克蘭和世界各地
都因兩把毒火而死得人多
而且看來還會死更多更多更多



重要的必須重複三遍
此際萬蟲浴火而復蘇正好有一頓飽餐
屍體裝飾了食物鏈的底層
而栓狗的鐵鍊還套在某些婦孺的頸項上
這個卦象名之曰蠱也已走到末段了
天地以萬物為草芥的狗會借小人的火狠燒一把
然後又可重新分配生生不息
聖人以百姓為芻狗本無貴賤上下之分
都是神聖的祭品
偏當下幾乎全部的上等人們都愛誤讀總以為
人當像草或狗一般繼續謙卑地生存下去
又或陸續迅速地死去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減低人類自身的負擔：
什麼普世價值只要能源金錢和話語權
什麼制裁這個音樂夫斯基那個文學夫斯基
還有這棵古樹和那頭藍貓
什麼碳排放
什麼核武限制
什麼低端人口
什麼群體免疫全民染疫
什麼清零什麼與什麼並存
等等等等
過一陣子大可都忘了
再過一陣子又可荒腔走板地
重新給
吆喝起來

拒絕特權的詩人應該反省
反省一切的根源
用上一如乾嘉學派的
考據學的方法

2022.3.5 中午

一個疲憊者的四月四題

◎ 望風

一

消失的不只鳥群
還有
那早應被遺棄能斟酌的酒杯
牆上毫無節制的日曆
再被生活撕下已屬多此一舉
一隻手打破寂靜
可另一隻插在褲袋的手
卻只能在侷促中
緩緩挪動傷痛
然後一節節斷出，像風乾臘腸
無法讓豬觸及
母親溫柔的，黑得不能再黑的髮
以及
兒子可愛的，圓得不能再圓的臉
我在想這到底是不是另類恐怖劇的場景
還是從來都是世界的本我
我放開喉嚨喊叫
可
滅掉的只有星光
在無奈與顫抖間
最後只剩下
那牆角的煙頭
將滅未滅間
把恐懼
還給眼睛

二

兒子四十五歲
會否
像我今天
一樣遙想
他兒子四十五歲
時的模樣
這想字啊
既是烈風
亦是淡海
每人
各各不同
我想只要
好好活着
便是
他人睡後
共同
生活模式
方見消停
呼嚕漸深
叫賣未來
我兒我兒
但願
你不像我
這無用者
零餘者般
把一切
希望
都交予
他人
即使是隻
睡熟獅子
亦然



三

中午，當世界打開太陽收看輻射
另一場的文化輻射卻立馬展開
我只是恰巧路過
並沒有發表什麼意見
亦沒有消費誰的價值
可社會就對我不滿了
它粗魯地利用電視罵出世道不公
正好一個乞丐接過話題，提勁飛來濃痰
既然都亮劍了
我只好最正經不過地閃身躲避
就是這避啊
卻把小資、富人、貴人、廢人都撞了個遍
以為滿城都會盡是調笑
誰知
大家都在屏息靜氣地等待判刑
這刻
我懷疑自己
要怎樣安置自己
最後選擇了舉高雙手
和合着眼
自己為自己宣告
.....
此時兒子卻說餓了
我給了他一個吻
他說我變態
我想他與我一樣需要時間習慣

四

我從來都沒有與宇宙相通
亦沒有與人相通
那麼
連那條流浪狗也嘲笑我
也就非常合理了
於是把手留給太太牽着
把腳留給兒子踢波
然後把書還給圖書館
最後把靈魂還給上帝
找我？
我都不在了找我干嘛
即使堅持真要找可不要在這裏找
在你腦裏你會找到
我們的記憶

那些沒有長開的花

◎ 貞婭

那一年我們那麼年輕，二十歲不到。你很難相信我和素月聽到街道主任對我們說，明天來上班，會高興得跳起來。

街道主任那天對我們說，你們明天來上班，哪，給你們最乾淨最舒服的工作，就在辦公室隔壁，包裝組，把文具成品放進盒子，再放進箱子，當然，要負責質量檢查。還有三個女孩和你們一組，比你年齡小，你們看著，算組長吧。

第二天，我們五個女孩圍坐在一張很漂亮的酸枝大圓桌旁開始工作。

窗外有幾棵樹，這是一棟二層樓的紅磚洋房，屋主一家的兒女上山下鄉去了，老夫妻自己住的地方不多，就把樓下給了居委會當辦公室，居委會騰出這間房來做包裝車間。

我們五個人互相看了看都在笑，素月說，很高興是吧？大家仍是笑，三個女孩中一個說，聽說一個月十八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素月說，不給錢我也做，我昨天一晚上都快睡不著！

素月除了是我的鄰居，還是我的中學同學，我的想法和她一模一樣，我們已經在家裡閒坐兩年了，再沒事做要發霉了。

三個女孩聽了，互相看了看，卻不再笑。

素月沒注意到，繼續說，大家互相介紹一下，我叫素月。

三個女孩，一個叫云英，一個叫秀麗，一個叫曼麗。

叫秀麗的女孩遲疑了一下，接著剛才的話說道，我不能沒錢，我們家

她還沒說完，云英說，我們也是。

云英說的我們，指的自然是她和曼麗，我看了看曼麗，只見她對著我和素月笑了笑，表示同意。

曼麗看上去很精緻，烏黑的，幾乎看不到眼白的黑溜溜的眼睛，長睫毛，臉龐小巧秀麗，梳著一絲不苟的雙辮，髮際那裡別著一朵藍色的絨花，依習俗，白花代表父親或母親去世，藍色則代表祖父母輩的喪事。

接下來的說話間，云英好像是曼麗的代言人，而曼麗，永遠以微笑代表同意。

云英家住在曼麗隔壁，而秀麗住在她們同一條巷子的另一頭。

她們那條巷子我常常路過，很安靜的一條巷子，到了晚上更是不見人影，巷子裡是一棟棟單門獨戶的二層樓，還有小院子，你沒見過不知道那其實是火柴盒一樣的土木建築小房子，樓上樓下各一間。我總想像那是古代小說裡描繪的那種市井小民住宅。

她們比我和素月小兩三歲，云英說，初中

一年級就輟學了，家裡不讓上，怕畢業後要下鄉。秀麗說，是啊，我媽也這麼說。

云英是個機靈鬼，她注意到我在看曼麗，趁曼麗不在跟前時，她告訴我，曼麗的媽媽比她還漂亮。

不難看出云英很喜歡說話，只要一開口，她的嘴巴就占據了半個臉，我想像不到她不說話的模樣，她佻皮而機智，卻永遠在曼麗面前止步，好像曼麗有着什麼不可言說的秘密。

其實秀麗才是我最喜歡的。一群女孩嘰嘰喳喳過後，無話不談，秀麗最合我意，她一個接一個地給我們講家的故事。

有時候，話題是這樣開始的，秀麗貧血，經常頭暈，第一次見她面無人色，嘴唇蒼白時，把我們都嚇壞了，但只要一舒緩過來，秀麗就會說，沒事的，別把你們嚇死。沒事的，我們家太窮，我們這些夾在中間孩子，最吃不到東西，有點好東西，先給小弟小妹吃，然後先分大的，最後才是我們。

聽她調侃似的這麼說，我們都笑了，然後她說，沒辦法，這是自願的。

看我們一臉詫異，她笑著說，最小的妹妹出生時，家裡已經揭不開鍋，父母只好忍痛要將妹妹送人，就要跨出門去的時候，她和她下

面的妹妹不知哪裡來的勇氣，將母親攔下，母親說，不送出去也會餓死，不如送人才有活路！她和大妹妹齊聲說，我們以後不吃飯，給她吃！

講到這裡把我們講哭了，秀麗說，當時我媽媽也哭了，走不動，坐到地上哭，我和妹妹抱著她和小妹妹哭，心裡不知多高興，終於把小妹妹留下了。

我喜歡秀麗，甚至喜歡她的蒼白的皮膚，喜歡她薄薄的單眼皮的長長的眼睛，微微上揚的眼梢，像古代仕女圖中的仕女，喜歡她蒼白失色的嘴唇，喜歡她懂得踩故事的每一個點，知道什麼東西打動人心，較之於貧困，我更可惜的是我看過的書她沒有看過，如果看過，她會比所有看過的人優秀。

我開始懷疑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定義。

我讀的小學在六十年前也是要考進去的，我還記得我拿到的排隊籌碼是 22 號，同時也是按學區的，所以，我的同學大多數是醫生教師公務員和軍人子弟。在那個年代，我們是少數讀過幼稚園的孩子。我的同學都自信活潑，敢於挑戰已知和不可知；但這三個市井貧民的女兒，卻更像古代小說裡的女子，嫻靜蒼白的外表下有一種歷史的基因。她們好像停在了歷史的某一天。

沒過多少日子，秀麗的故事還沒說到高潮。有一天，云英和曼麗都沒來上班。直到下午，一個運送產品的阿姨來時，用眼神試探著我們：你們不知道嗎？

我們也試探著她：知道什麼？

阿姨說，曼麗，你們那個曼麗，你們不知道啊？她死了。

阿姨低著嗓子說。

她指著曼麗平日坐的位置，又指指云英坐的地方：你們那個云英每天上她家叫她上班，今天早上沒人應，你想，平常人叫不到門自己就走了，可是云英不走，叫到後來像瘋了一樣猛力敲門都沒人應，她跑去居委會，聲嘶力竭地叫他們一定要開門去看怎麼回事。

我們目瞪口呆地想知道是怎麼回事，阿姨說，門開進去，曼麗死在樓梯上，他剛回家沒幾天的父親掐死她，然後自己在大門上吊了。云英現在還在派出所，警察問話調查呢！

過兩天，云英又來上班了，她不再多說話，沈默的她好像外表也變了一個人，嘴巴變小了，眼睛變大了，她有了與往不同的美麗，那上面透著的堅定像草根的生命力讓人放心。

秀麗也不再講故事。

接著我們這個組合很快散了，通知各去的地方，從此沒再見面。

臨走那天收工時，云英叫住我，說有話告訴我。

我們在大街小巷中來回走著，云英說，她和曼麗從小要好，曼麗的父母在她小時候離婚，母親後來重新嫁人，她父親又有牢獄之災，她

是跟著奶奶長大的，云英常常在曼麗家一個床睡覺，曼麗也常到云英家吃飯，一直到去年曼麗的奶奶去世，直到曼麗的父親刑滿釋放回家之前都是這樣。

接下來的事，她沒有說下去，我說，我知道。

她說，我媽媽說，可惜曼麗還沒長開，可恨曼麗還沒長開！

那天看著云英的背影，我想她佩得起仁義二字。

我沒問過曼麗的家是哪一棟，我怕驚動到不安的靈魂，我在哪裡讀到過這樣的句子。

我一直以為事發之前曼麗要是說出來就好了，直到很久後，才知道是不可能說出來的，於是她只能微笑。

那條巷子，自此我再未經過。

我們那條街有很多長長短短的巷子，我阿嫲告訴我，某一個地方是清朝的斷頭台，某一個地方住過誰，某一個地方又有什麼故事，而我們住的這個地方，最早是一條溪，其實是一條臭水溝，馬路設計者，為它取一個美麗無比的名字，叫霞溪。

我下夜班時，經常要跑著躲過那些傳說，但心理上躲不過一段段歷史。

二十年前的某一天，這些傳說像被橡皮擦一夜之間擦掉一樣，換上了高樓大廈。

很快，沒有人知道這裡發生過的故事，為什麼苦難時還要微笑，為什麼美好的總是痛苦的。



鮳魚

◎ 譚健楸

天氣轉冷，意料之中，我從醫務部走出來時，後背更是滲滿了冷汗，像貼了冰塊似的。M城在寒流來襲前，已顫抖。

小武忽然打來電話，問我今晚有沒有空，想約飯局。

有事嗎？我無精打采地問。

沒什麼，師兄，快過年了，想聚一聚。小武興衝衝地回應。

我心頭愈加煩悶，去也不是，不去也不好，這種時候，哪有聚會的心情？不過人家一番好意，我不好拒絕。再說，明天是決定自己命運前途的一關，也許吃頓有意思的飯說不定能沖喜一下。

帶著神叨叨的迷信念頭，我便答應下來。我和他是同鄉，更是同一間學校的校友。異鄉客，天涯淪落人，唯有這些情誼最能把人耦合在一起。

傍晚，天色晦暗，風冷颼颼地竄入衣襟，我按小武的預訂目的地來到“江浙人家”。酒樓在鬧市中並不起眼。萬家燈火，星光熠熠，早就把它的霓虹招牌奚落得含羞答答。

走進，但見裡頭人煙稀少，我便隨意坐下，在侍應招待下喝了口菊花茶。意識到小武還未到，我便拿起那堆醫務部發出的文件，徬徨地翻閱起來，儘管我已不是第一次了解裡面的內容。

師兄！不好意思，遲到了。小武不知什麼時候已走到我身後。

我們便坐攏了一塊，攤開菜單，掃視獵物。見我一言不發，心事重重，小武不禁有點遲疑。

師兄，沒事吧？你今天怎麼跟平時不一樣？

沒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醫院的事？到底怎麼啦？

嗯，明天，政府的醫療事故鑑定中心約我，要我出席聞訊會議。剛才，醫院的醫務部和我通了氣，統一口徑，他們讓我做好準備。

啊？不會出大事吧？

天知道！不管了，大不了再也不幹這行唄！大不了，去坐牢唄！

這，這，唉！算了，還是先吃飯，來來，師兄點菜。你這麼有經驗的大夫，什麼事不能逢凶化吉？

我知道小武是一片好意，他要表達感謝之情。因為一年前，我就開始幫他張羅來醫院工作的事，直到半年前，事情終於有了眉目。

師兄，我們吃鮳魚好不好？

我眉頭一皺，想起這被張愛玲批評為“多刺”的鮮物，先是打算退避三舍，但又覺得牠畢竟跟文學有緣分，歷朝歷代，文人墨客筆之筆早已把鮳魚點化得令人垂涎欲滴、浮想聯翩。好吧，我們何不風雅一番？

可惜從菜單圖片看，實在看不出這道蒸鮳魚跟普通蒸魚有何不同。侍應過來後，小武問起了價錢。

鮳魚半條，也就是沿著側面對稱切開，一千元。如果吃整條，一千六百元。她淡淡地說。

我心頭猛地一震，沒想到這玩意兒如此昂貴，哪怕攜帶了多少文化基因也不值這個價吧？於是我輕輕拉了小武一把，微微搖頭，示意他別點了。今晚就我們倆，熟人之間，不必這樣。

要半條吧！師兄，沒事的。正好我也想嚐嚐。小武爽快地下單，同時還點了鹽水鴨和紅燒獅子頭。

我一個勁兒地埋怨他太浪費，小武卻說，這是應該的，他得感謝我，還要寬慰我。

這鰻魚怎麼會這樣貴？而且不按斤兩算價錢！難道是野生的？我不依不饒。

侍應莞爾一笑，說，先生，你說對了一半，牠是野生的，但不在我們國家，是在越南。

越南也有鰻魚？

是的，就像穿山甲，你要想品嚐，只有去越南。中國境內，鰻魚被列為瀕危動物，捕捉是非法的，至於人工飼養吧，目前還沒這技術，鰻魚特別有野性，養不活，也無法人工繁殖。都怪牠名氣太大，想吃的人太多，捕得多了，自然也就快滅絕了。越南還好，沒那麼多人惦記著鰻魚，但以後難說了。

我們能看看這神秘的魚兒嗎？我和小武都很好奇。

在侍應的引導下，我們魚貫進入後廚。兩條跟普通魚兒沒有多大區別的生物正在魚缸裡棲身，三十公分左右長，憋屈地彎著身子，腦袋小小的，呈三角形。牠們被指認是鰻魚，正惶恐地地盯著人類，等待凌遲的刀具或祈求著往生。我見牠們也不大活躍，像是病懨懨的模樣，心中愈發抗拒，無奈小武下定了決心。

重新回到餐桌上，我夾起一塊鹽水鴨，一邊咀嚼一邊等待著清蒸鰻魚，那鴨肉簡直味同嚼蠟。

師兄，來，以茶代酒。小武和我碰了碰茶杯，依舊是滿臉喜色，在他看來，我這服役了十幾年的老員工，什麼病人沒碰過，什麼特殊個案沒治過，什麼風浪沒闖過？

小武，你現在房貸一個月多少錢？

啊，天皇居，好貴啊，我給了首期二百萬，之後每個月供兩萬五，老婆回 J 城了，這兒找不到工作。小孩嘛，我媽在帶著。

你太太現在有工作了嗎？

沒呢，還在找。總之，比這兒好找吧。對了，師兄，嫂子最近怎樣了？

老樣子。她睡她的房間，我跟兒子睡一間房。形同分居，形同陌路人。我就像沒結婚似的。

小武沉默了一會兒，見我神色又凝重起來，便只好轉話題。他反復感謝我讓他有機會來到 M 城和兒子團聚。事實上，他太太和兒子都是 M 城戶口，而他，卻是 J 城人，工作也在 J 城醫院，每個月只能到 M 城見兒子一次，受盡了兩地分居的苦。幼稚園的老師提意見了，說孩子缺乏父愛，性情有點怪，發展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我說，我一個基層打工仔，哪有什麼一步到位的本事幫你？這裡誰把我當回事？我也只是託了我的上線——外科主任助理，何醫生，拜託他找急診部主任，疏通了關係，最後才讓你來這兒面試、進入試用期。

我不知道我的何醫生究竟向急診老闆耗費了多少唇舌、口水和精力，反正我直覺上，急診的人都不太好說話，尤其是他們的主任，鐵公雞一個，脾氣又大，喜歡鑽牛角尖，個性特立獨行。好在，何醫生把我當兄弟，也是兩肋插刀的大哥。

來當試用醫生前的幾個月，小武已反復多次到我們醫院，每一次就像剝雞蛋殼，每一次都去除一點點障礙，每一次都有見到更多機會的感覺，而前途就如同這陽光下的蛋白，一步一步地愈加光亮而誘人。他向我和何醫生送了很多禮物，有深山的茶葉、儲存多年的陳皮、窖藏的茅台。我很是過意不去，但推脫不掉，我承認自己也不是絕對對這些禮物不感興趣。在網上，我搜尋過這款茅台的價錢，發現原來市價高達三千元！小武似乎很會做人，這是我比較喜歡他的地方。我明白，他前兩年已經篤定了要來 M 城發展的決心，否則他也不會花了家庭的全部積蓄在 M 城購置物業，儘管只能是

首期。現在，雲霧已經撥開，我替他感到高興。

J城醫院那邊，你辭職了？

當然，院方也很是爽快，他們早就知道我娶了個M城的老婆，猜到我不會長期幹下去。

這兒的醫院可不比J城的醫院啊。望著小武被興奮溢滿了激動的雙眼，我作為一個在J城也行過醫的過來人，不得不給他提個醒。畢竟，兩地雖然只有數十公里的距離，卻在文化和制度上有著天壤之別，而最恐怖的公司文化，是外來者很容易墜入的陷阱，我當年也吃過虧。十幾年來，每每想起，便汗毛高聳。

就在我們聊得起勁時，侍應端著半條鰻魚過來了。香氣悠悠，由遠而近，那是一股甘醇的酒香，芬而不烈，幽而不微。在深深吸入酒氣之後，我又聞到一縷肉香，雖然我不餓，但不知為何，那種迷人的佳餚氣息讓我有了朵頤大嚼的衝動。

上桌，只見半小時前還挪動著尾巴的鰻魚已一動不動地浸泡在紅褐色的醬汁中，露出半張臉和半邊身子，恍如整條魚已準備好經受我們的味蕾評判。

侍應拿起刀來，將魚肉切塊，恍若庖丁解牛，每一刀還裹挾著騰騰的熱氣。小武拿勺子剗了鰻魚的臉頰肉，送到我碗中。我推辭不過，便先吃為敬。

這鰻魚肉沒有石斑魚的嚼勁，也不像多春魚入口即化，倒是略帶緊緻而滑嫩，如火鍋裡的牛肉薄片，肉味沒有魚腥，只有鮮美。在紹興黃酒的烘托下，這種鮮美似乎被放大了許多倍，讓你欲罷不能。

誰說“鰻魚多刺”？再多的刺，我們也毫不介意，因為那魚肉的鮮香儼然摧毀了我們對吃相講求矜持的執念。我和小武吃得滿頭大汗，滿嘴流油，全然忘記了自己明天重任在身，忘記了明天要到鬼門關走一趟。最後，我還要了幾碗白飯蘸汁吃，因為魚肉吃完，而帶著魚鮮和黃酒甘香的醬汁依然那麼誘人，還能讓我這

個平時晚餐不怎麼碰主食的中年人食指大動、乖乖向食神舉起白旗。

你知道明天我去見那些律師、醫療專家，是為了哪桩病例嗎？藉著微醺，我問小武。

哪個？我不知道哩。

就是，就是，上次你在急診看的那個肚子痛得打滾的老女人，我從病房下來急診會診後，叫你收上病區，後來你護送她上來的那一次！

哦？啊！我想起來了。之後，聽說她死了，第二天就死了，這，怎麼啦？我沒想到後續事件這樣複雜！

小武，我掏心窩跟你說說，你知道有人背後在說你嗎？

怎麼啦？

你們急診的副主任說你業務能力不太行。這是何醫生轉告我的，他希望你多留意這裡的公司文化，醫院也不過是一家公司啊！你不要光懂得送禮，還有很多人情世故，你得多留意，該說的話要說，不該說的，千萬別亂講。跟什麼人都要合群，哪怕你是假裝的。切記切記。不要留下有瑕疵的印象給他們啊！

小武默默地點頭，但隨即又爽朗地笑了一笑。

星星在夜空中逐漸暗淡，酒樓的霓虹燈終於亮出了它妖冶的本色。我並沒有回家，而是走進了一家廉價的連鎖酒店，雖然只有三層樓高，但小巧玲瓏。伺候我睡覺的，是小武執意招來陪我的女郎，他付了錢。我半推半就。

老闆，你怎麼老是看這疊文件？你怎麼不看看我？

明天，有重要的事情要面對，放心不下。

老闆，你是幹哪一行的？讓我猜猜。嗯，最喜歡光顧這兒的，是兩類人，醫生和警察，聽說他們壓力極大。你呢？

我？沒幹什麼，只是打工仔，稍不留神，就殺了人。

女郎一聽，立馬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發抖。



我扔掉醫療文件，瘋狂在她的身上發洩和傾瀉。這時候，我覺得她的身子像鱗魚一樣光滑，但冰涼得仿佛一泓死水。

完事後，女郎點起一支煙，百無聊賴地看那份“絕密文件”。

有什麼好“絕密”的？都讓你翻來翻去。怎麼啦，你被人投訴了？

那又怎麼樣？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不是投訴，是法律訴訟！

看來，死者家屬非常固執喔，你看，她列出了十條尖銳、狠毒的問題需要你回應。矛頭直接指向你的手術時間延遲！連我這不懂醫學的人看來，都覺得是你在作孽。

別看了，煩死了！你是哪裡人？你的口音，我不太習慣。

我說我是廣西的，來你們 M 城討生活罷了，你信嗎？現在找工作真不容易，家裡還有小孩，男人遠走高飛。我得趁年輕拼幾年。

我不也是討生活嗎？離鄉別井，就是為了一口飯嘛！你也許拼幾年就上岸了，我呢，我得拼到六十歲！

那一夜，我輾轉反側，時而聽著女郎的酣睡夢囈，時而聞著她的迷人氣息，時而瞅著窗外不夜城搔首弄姿的霓虹投影。

我不得不打心底裡感謝小武，他讓我找回一點點自信，這種自信已經由於妻子角色的缺失，消失了很長時間。

上午，我依依不捨地離開那香水味濃郁得銷魂的小酒店，帶著赴刑場的心情，打車去到醫療事故鑒定中心。衣領內則的頸部，是那位女郎的紅色唇印。在那家狹小的空間內，坐在我身邊的，左側是一位資深護士、一位老年醫生，右邊是法律顧問，正對面是委員會主席。

張凌夫醫生，你當天在急診看到的死者王女士，是怎樣的狀況？主席問。

患者家屬代訴，清晨六點發病，上腹痛並嘔吐。來到醫院時，我檢查她身體，發現右上腹壓痛，當時抽血化驗澱粉酶陰性。

是急診醫生叫你去會診的？資深護士盯著我，眼神令人不寒而慄。

是的。我已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絲毫沒有耽誤。

急診醫生是名叫武化文嗎？他是什麼級別的醫生？她追問。

是的。他是急診的試用期醫生，職稱是住院醫生。我想起了小武，便如實回答。

為什麼一個住院醫生就能請到你這位外科主治醫生？他為什麼沒有請示他的上級，比如主治醫生或者顧問醫生？老護士眼神愈加犀利。

也許，這是他的習慣吧……他剛來到我們 M 城工作，之前在 J 城的醫院。

說說，手術延遲了兩個小時，你怎麼解釋？

按照 2019 中國專家指南，患者在急診首次抽血時，澱粉酶並未升高，當時不能診斷急性化膿性膽囊炎，因此我不能啟動緊急手術。

什麼時候才診斷急性化膿性膽囊炎的？

是上午十一點，第二次抽血的報告出來時。

按照指南共識，兩次抽血的間隔時間應該是一小時，為什麼第二次抽血的時間距離第一次足足有兩小時？

這是急診醫生決定的，他們的安排，他們的流程設計也許就這樣。

你是說，急診武醫生決定的抽血時間？

應該是吧……

我已經不記得最後一個問題是什麼了。當我走出醫療事故鑒定中心的那一剎那。我略有如釋重負之感，又很是不安，總感覺我太自私，但，人和動物不都是自私的嗎？求生，永遠是第一位的。

渾渾噩噩，我又提心吊膽地熬了兩個星期。對著鏡子，我發覺自己蒼老多了，不僅兩鬢冒出了許多銀絲，連鼻毛都變白了。

突然有一天，小武說傍晚有急事找我。我匆匆如約而至，在大堂，我見到了他。空氣就

在這時候凝固了。

師兄，對不起。剛才急診主任對我說，我的試用期提早結束了，他們決定提早終止合約，讓我離開這兒。我們談了兩個小時，基本上沒有迴旋餘地。謝謝你這段時間的操心，我知道，你和何醫生都為我好。可是，我實在不爭氣。對不起。讓你們的努力白費了……

小武的眼睛泛著淚光，沮喪的神色使他判若兩人。

為什麼？你錯在哪裡？你得罪了誰？

他們說，我的業務水平不行。另外，那一次的醫療糾紛涉及我當時對病人的處置方式，他們覺得我做得不正確。

你，下一步，怎麼辦？

我想回家，回J城。重新開始。

剛辭職，還能再回那家醫院嗎？

不知道。聽天由命。

那你的小孩呢？你們繼續兩地分居？

……

我依稀記得，去醫療事故鑒定中心前的一天，在醫務部的會議上，李主任悄悄對我說，回答問題要有傾向性，只要把責任適當引向急診的醫生，會對保存你自己有利。而且，那位急診醫生畢竟只是臨時工，鑒定中心如果追尋法律途徑，我們就說，他已被解僱，已收到了懲罰。

我沒有出賣任何人！我只是如實反映事實。可是，我也沒有保護好我的兄弟，我就是那麼一個自私自利的孬種！

年二十八，距離新年只有兩天，我開著車送小武回J城。在小武離開的那一刻，M城不知何時已抹上了張燈結彩的紅妝，新年歌的旋律已迫不及待地街上流淌。

回鄉。這一路，當年我來來回回過好多次，當我還是一個漂泊到M城謀生的人時，孑然一身，這樣顛簸日子不可避免。然而，當我自以為已經成為了M城人、拿了那麼一張割裂了家鄉血緣的身份證時，我又開始慶幸自己可以

不需要經常在這條黃沙飛灑的道路上浪費時間了。

身後，小武傳來嚶嚶的哭聲，那是一個男人的哭聲。在冬日裡，這樣的哭泣聲特別令人瑟瑟發抖，令人心頭裂開成一道道流血的傷口。

他說，他只告訴了妻子，沒敢告訴爸媽。等過年後再說吧！

我知道，當他懷揣夢想奔赴他鄉的時候，他父母和妻子該是滿懷怎樣的自豪和期待啊！那時候，誰都覺得，他前程似錦，一片坦途。又有誰能料到，我並非他生命中的真正貴人！

師兄，別替我擔心，不就是一份工嘛，沒了，再找。回家，做不了英雄，也不是狗熊。我來M城時間不長，就當是體驗一下。你可不一樣，你要好好珍惜你擁有的一切，你十幾年的積澱，不能就這樣廢了。小武反過來安撫我。

車子開到一處魚塘附近，小武忽然說，過完年，就是情人節了，師兄，記得給你太太送上一束紅色玫瑰！記住，你們要好好在一起，好好活！

他說要臨時下車找個地方小便。我就打開了車門。

然而，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依然沒再出現。神秘地人間蒸發了。我心中大駭，情知不妙，趕忙下車尋找。

在那一片茫茫的魚塘當中，只有渾濁的漣漪在吐著白光，我發瘋地呼喊著小武的姓名，癡狂地搜遍魚塘每一個角落，卻一無所獲。

這冰冷的水，要是掉進去，瞬間可讓人窒息。

魚塘中掙扎著一些露出水面的魚兒，寒流裡哆哆嗦嗦。牠們是準備被銷往外地的貨物，牠們不過是滿足某些人慾望的載體，就像從一座城趕到另一座城謀生的人們那樣，一切都是未知數，一切都迫不得已，一切又命中註定，想把魂兒留在原地而不能，只能把命運託付給無情的、蒼白的資本世界。



在玻璃碎塊上跳舞

◎ 陳家朗

紅窗簾

緊皺住眉頭

透過來一丁點光

你在滿佈玻璃碎塊的石磚地上跳舞，四周

濺起了水晶彷彿

便是回到那天

雨後，與他並肩踢起

水花的時刻

戀愛中的哪吒

◎ 王文

“你信唔信我以前都未嚟過呢度呀，我一個澳門女仔。”在大三巴臺階前的空地，沈樂怡突然停下，轉身詢問後面的男士。陳柏舟透過茶色鏡片看到沈樂怡的臉在日光下蒙上一層光暈，像西洋聖母畫像中慣常描摹的光輪，怔住一會，才悻然道：“你說什麼？”沈樂怡換了軟糯的南方國語道：“我說我一個澳門女孩以前從未來過大三巴，你相信嗎？”

陳柏舟本來想說不可能吧，但轉念一想他從小在武漢郊外長大，也從沒有去過新聞航拍鏡頭必有的黃鶴樓，便頷首道：“很正常啊，但半島這麼小，從未路過也蠻稀奇的。”

“是啊，我以前在聖保羅書院上學時，教英文課的老太太問我大三巴是不是葡文 São Paulo 的音譯，我說我從來沒去過大三巴，也沒學過葡文，她還以為我撒謊，後來給我的期末卷子打了低分不知道是不是與此有關。”

“全世界到處都有 St. Paul。我以前倒是去過倫敦的 St. Paul 教堂，那是羅馬時代建的主教堂，查爾斯王子和戴妃就是在那舉行的婚禮。聽說他們離婚的時候還有當地記者去採訪證婚的神父，聖徒也是夠倒楣的，不僅要濟蒼生，還要保姻緣。”

沈樂怡沒有告訴陳柏舟，她父母是在本地的花王堂結婚的，離這裏就三四百米遠，他們的婚姻也只撐了三四年，父親就屢次出軌，直至被捉奸在床，索性不告而別，跑到臺北艋舺龍山寺娶了第二任夫人。後來那兩人雖然分分合合，但終究維持貌合神離的夫妻關係直至逝世，可見在東方人的土地上，還是本土神祇信仰較有保障。

因為延宕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是陰天，街道上遊人很少。陳柏舟舉起手中的尼康單反說要幫沈樂怡拍照，沈樂怡卻推脫道不想跟遊客一樣拍旅遊照。是啊，她曾經在這個彈丸之地住了十五年，對每一條街道都無比熟悉，怎可能在家門口拍照留念？陳柏舟四處逡巡一番，不斷舉起相機，卻從未按下快門，像是在尋找一個取景地，終於他在新開的 UNIQLO 旗艦店邊上找到了一對青年男女的雕塑，興高采烈地比劃著跟沈樂怡說，你可以站在這個雕塑後面，在這對男女中間，女子手裏的玫瑰剛好穿過你胸前。沈樂怡說這個雕塑叫 A Man and A Woman，是 90 年代葡國人委託本國藝術家創作的。那束花不是玫瑰，是蓮花，它由華人少女獻給葡國男子，寓意是中葡友好。陳柏舟沉默了一會說，這正好可以附會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學說來解釋，東方在西方白人眼中是陰性的，是委身於其彩旗和長劍的順從者，我們去年在百老匯看的《蝴蝶夫人》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諷刺。

陳柏舟慷慨陳詞時，旁邊圍伺著幾對皮膚黝黑的南亞裔情侶，繼而又有外地遊客在後面排隊，面露惱色。沈樂怡趕緊抓著陳柏舟的手走開了。“在我小時候，那邊石墩上還立著另一組雕塑，叫少女與狗，描繪了一個袒胸露乳的華人少女坐在上面曬太陽，據說花了幾百萬美元。回歸以後當局大概覺得不太雅觀就移除了，現在不知道在那個角落裏生鏽呢。”陳柏舟上了幾層臺階，若有所思般回頭問沈樂怡：“你不是說過你從沒來過這裏嗎？”沈樂怡解釋道：“我離大三巴最近的時候只有一百米，就在那座山



頭上。”旋即比劃了一個手勢。陳柏舟順勢望過去，比照手機導航確定是地圖中的大炮臺，陡峭的山體表面是堅不可摧的花崗岩，越到山頂越被鬱鬱蔥蔥的樹木掩蓋，看不見那想像中的大炮和城牆。

“我小時候家住在氹仔，離現在的威尼斯人酒店不遠。那時候金光大道還是長滿紅珊瑚的海堤，平時經常能抓到魚蟹。我就在島上上的小學，週末坐公車穿過嘉樂底總督大橋去對岸的音樂學校學鋼琴，上完課都已經下午五點多了，沒時間亂逛。那次去大炮臺還是學校組織的春遊寫生活動，我們徒步穿過大橋，從大炮臺後面的巷子爬上山，把背板擱在地上就開始畫起風景來。我就在一個古代大炮邊上一動不動地盯著大三巴看，好多人都下去玩了，但我沒有，我覺得只有遠遠看過去才能捕捉到它的美。後來我畫的那幅‘大三巴之霧’，美術老師給予了很高評價，還在本地少兒畫展比賽摘得銅獎。總而言之，我非常熟悉這裏，雖然是很久以前隔了很遠看到的，但完全刻在了腦子裏。”

“這倒讓我想起三島由紀夫寫的《金閣寺》，那個年輕和尚天天看金閣寺看出了邪，為了能獨吞它的美竟然放了一把火把金閣燒掉了，你要是再瘋魔些估計也成了這樣的危險分子。”

“但大三巴以前確實被燒過，沒有人知道究竟怎麼燒起來的。就因為這無名之火，São Paulo 才成了大三巴牌坊。”

兩人很快爬到大三巴前面的空地，一個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在玩抖空竹，含胸拔背，有氣沉丹田之勢。他雙手握著兩柄木陀螺，中間以一細線連接，空竹線上上不斷彈跳，飛到幾丈高又被平穩接住，如此循環往復。隨著練習漸入佳境，表演者開始墊著碎步橫走，空竹

躍升的幅度也越來越大，有幾次驚險的動作，讓觀眾著實捏了把汗。陳柏舟繞到其後拍攝起 vlog，幾乎貼到那人的肩上，鏡頭裏顯出一雙光滑的手，似乎透過某種引力控制著半空中的空竹。那人不經意間往後退一步，壓住了陳柏舟的皮鞋，突然一驚，細線上的空竹飛了出去。沈樂怡一邊說“唔該”一邊跑到臺階邊撿起那枚空竹。

“你們是電視臺記者嗎？”男子開口一股濃郁的北方腔調。

“唔該，我哋唔系記者，只系恰好路過呢度。”沈樂怡微微鞠躬致歉。

“不好意思，剛剛看到蓮花臺的人在這邊採訪，我還以為你們也是。”男子匆忙解釋道。兩人走後，男子繼續抖動空竹，但沈樂怡瞥見他又連續掉了幾次。

在大三巴牌坊正中間的拱門下麵，差不多是附近一帶的制高點，十月的東北信風風勢浩大，帶來遙遠內陸的寒意，在沈樂怡無袖連衣裙露出的雙肩上激出層層疙瘩。他們下方是鱗次櫛比的街區，無數的騎樓、街坊、霓虹招牌、小販推車、綠漆的活頁窗、粉漆的圍牆依次排開，被正午日光敷以金粉，在半島狹小的場域堆疊出一座金剛壇城。沈樂怡指著不遠處一座外牆黢黑的高層公寓說，那就是我老豆的家，他生意失敗後帶著臺北的蔡阿姨回澳門，在那住了二十年。陳柏舟問，你後來去過嗎？沈樂怡說這次來參加葬禮是第一次登門，他們家太小了，連角落裏的關公像都促狹得像在面壁思過似的，沙發和椅子上都坐滿了人，她只能站著弔喪，高跟鞋把腳後跟磨腫了，有點癢，又有點疼，哭都哭不出來。

沈樂怡包包裏的手機開始震動起來，她掏出來看了一眼，沒有要接的意思。背景鈴聲 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 不依不饒地響了很

久，幾乎要將一曲唱完。陳柏舟瞥見那串奇怪的號碼說：“說不定是衛生部門找我們去做核酸檢測呢？”沈樂怡說：“不，一個陌生號碼，很可能是詐騙電話，一接起就說你的信用卡涉嫌洗錢，要聽從他們指示轉存到安全帳戶，否則就會牽扯進刑案什麼的。我在雪梨上班都接到過好多次了。”陳柏舟說：“可這是本地號碼啊，澳門只有賭徒，沒有騙子。”沈樂怡猶豫了一會，像是下了很大決心般接通了。後來大概整整五分鐘，沈樂怡用粵語快速地回應對方，陳柏舟只偶爾聽懂幾個詞，那幾乎是沈樂怡平日的口頭禪，“呢排比你地搞到無曬 mood”，然後是“你有煩我，得唔得。”沈樂怡掛斷電話後努力克制住疲憊的神情，扼要解釋道，是蔡阿姨的女兒，問我要不要帶一小撮骨灰回去奉祀，真是有意思，那東西要我怎麼帶上飛機啊。陳柏舟說，你把骨灰盒裝背包裏，安檢時不會發現的，也許會被誤以為是奶粉。沈樂怡“呸”了一下說，晦氣，我寧願當哪吒剔骨還父，把身上多餘的脂肪割幾磅還他。

陳柏舟沉默了一會，兩人繼續看面前的北方男人一次次揚起空竹，就像西西弗斯一定要把那截木頭拋到新葡京上面，但最高也就只夠到大三巴牌坊的聖母像神龕。

“衛視臺最近在和中國內地合作一個關於一帶一路沿線風情的旅遊節目，計畫讓我做 producer，我還在猶豫要不要接受。”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你已經很久沒有執掌過一個專案了。”

“但那意味著接下來一年我要搬去上海生活，當然大部分時間應該都在路上，按照節目設想，我們得從西安出發，經過絲綢之路東段到敦煌，接著穿過吐魯番盆地、塔克拉瑪幹沙漠和伊犁牧場，翻越帕米爾山前往中亞。這麼長時間我都不知道要把 KIM 交給誰託管，如果

把它帶過去，它的小身板肯定吃不消，再說那邊也買不到它喜歡的貓糧。”

“你也不是第一次出這麼久的差啊，我記得你之前做咖啡原鄉之旅的紀錄片時在赤道地區待了大半年，等回來皮膚都曬成了小麥色，還愛上了阿拉伯水煙。”

“但那時我還很年輕，也沒有 KIM。”

“也就過去了四年？”

“四年已經很久了，我都輪換到兩個部門上班了。”

“嗯，如果不是疫情，你應該還會到別處看看吧，對你而言留在這裏太屈才了。我在市場行銷部工作時，看到你遞過來的名片都驚呆了，你們衛視臺竟然把這麼資深的製作人派過來談廣告，我這個不愛看電視的人都記得你做過國家地理頻道的製作人，拍了好多有名的旅行節目。”

“現在年輕人都不愛看旅行節目了，互動性太弱，還不如在手機上刷 youtube 旅遊博主，什麼網紅打卡地都有，還會教你怎麼美美地拍照。我本來以為電視業起碼能撐到我這一代人退休，現在看還是 Too optimistic。”

陳柏舟提議說去大炮臺看看，又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沈樂怡的高跟涼鞋說，“算了吧，穿這樣不太合適爬山。”沈樂怡說：“唔該呀，要不你去上面看看，風景很好的，我在這邊平臺上等你。”陳柏舟說：“沒關係，以後還有機會來的。走了小半天了，你應該有點疲憊吧，我請你喝杯咖啡。”

兩人循著手機導航前往戀愛巷新開的 % 阿拉比卡，正猶豫從哪條路下去，發現了街角有座小小的青磚灰牆的廟，緊挨著大三巴遺址的牆角。“紀念哪吒的廟，是不是很特別，其他地方應該都沒有。”沈樂怡邊說邊帶著陳柏舟走到廟門口，抬頭一看，牌匾上題了四個字，心裏



琢磨了一會究竟是“保民是賴”還是“賴是民保”，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人。陳柏舟好奇地問：“所以哪吒太子是澳門的保護神嗎？就像雅典娜之於雅典一樣。”沈樂怡說：“那倒不是，以前每到大年初一我媽都帶我去譚公廟上香，澳門人信的神靈很多，關二爺啊，朱大仙啊，鄭大仙啊，各自都有擁躉，每個神都不寂寞。”

兩人轉入廟後面的空地，頹圯的夯土牆上掛著一張玻璃銘牌，介紹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哪吒廟的由來，大意是，從前此處名為柿山，居民普遍崇拜哪吒太子。兩百年前澳門發生了一場極大的瘟疫，而柿山附近卻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當地居民便認為這是因為柿山有哪吒保護的緣故，經過多番交涉後，他們向一位廟祝借到了哪吒神像，從此建廟供奉哪吒，以求庇佑。

“昨天我在星光書店看到一本《澳門瘟疫簡史》，也提到早年那場瘟疫中本地遍地死屍，人心惶惶，我感覺很像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只不過現代人知道病因和如何控制而已。”

“那又有什麼用。今天看新聞推送，全世界新冠肺炎累積感染人數超過 30 億，死亡人數也已超過三百萬。每次以為疫情就要消停的時候反倒愈演愈烈，就像這次我們前腳離開倫敦後腳詹森就宣佈封國，航班禁飛，連累了你陪我在這邊幹等著。”

“其實我覺得我們好像不是被困在這裏，反而有種度假的感覺。我已經好久沒有在出差之外旅行過了，總監本來不想多批我一天假的，沒想到我恰好撞上了封國，等於變相把假期延長了一倍，我幾乎能想像到他接到我報告那一刻表情一定很醜。”

沈樂怡側身過來，發絲吹到陳柏舟臉頰上，害得他打了一個噴嚏，差點沒聽到接下來小聲的耳語：“謝謝你陪我過來，不然我真的沒有勇

氣回來參加父親的葬禮。”

“不謝，我真的蠻開心的。”

沈樂怡瞥見陳柏舟在神像前雙手作揖，低頭拜拜，便笑問你是在向哪吒太子求什麼。陳柏舟微笑道，說出來就不靈了。沈樂怡說，諸如世界大同、升官發財之類的鬼話嗎？陳柏舟搖頭否認。

沈樂怡說：“我突然想起來我小時候寫過一篇關於哪吒廟的科幻小說。”

陳柏舟說：“那是有點無厘頭吧。你會寫哪吒的風火輪其實是電動並採用磁懸浮技術的嗎？類似日本動畫片裏的鐵臂阿童木。”

“哈哈，不是。那時候我媽在新口岸的葡京酒店做事，每晚上夜班，我放學一個人在家瘋狂看衛斯理的科幻小說，看了幾十卷吧，就覺得自己也可以寫，順便向皇冠雜誌投稿賺稿費。我一下筆就很大膽，當時經常有人寫時空穿梭，都是亂噏廿四。我就想如果真的有未來的人穿梭到今天，一定不是在那些顯眼的地方，否則我們豈不是很容易就發現？澳門這麼小，到處都是人，那最隱蔽的地方一定是最熱鬧的，才最不容易發現。我就想到了哪吒廟，而且全世界只有這麼一個，在全宇宙當中也應該是唯一的，就好比一個確定的獨佔的座標。你想想，只要在時空穿梭機上輸入‘哪吒廟’的目標，嘟嘟嘟就開過來了，永遠不會迷路，永遠不會走錯門，這是不是很方便？”

“那麼哪吒廟是未來人類穿梭到今天的窗口？這麼說挺有意思的，歷史記載上不是說哪吒廟保佑本地居民熬過了瘟疫嗎？說不定就是未來人類穿過來以後看到祖宗們受苦，動了惻隱之心，或者是害怕陷入愛因斯坦所說的祖父悖論，就暗自傳播病毒解藥，幫人們度過此劫。”

“什麼是祖父悖論？”

“假如你回到過去，在自己父親出生前把自

己的祖父母殺死，但此舉動會產生一矛盾的情況：你回到過去殺了你年輕的祖父，祖父死了就沒有父親，沒有父親也不會有你，那麼是誰殺了祖父呢？或者說你的存在表示，祖父沒有因你而死，那你何以殺死祖父？”

“我想時空穿梭機一定是出了什麼故障，那些未來的人沒法穿越過來，不知道我們現在遭遇了什麼，才讓疫情延續了兩年多還沒控制住。”

“不，也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你得拜拜。古諺不是說心誠則靈嗎？拜拜就是召喚未來的子孫過來，就像大雄召喚機器貓一樣，需要許許多多人一直想、用力想，才能透過時空之門，把意念傳到那一邊。否則他們一定還以為我們過得很好，不來看望我們。”

“那我試一試啊。”沈心怡朝著廟裏的哪吒太子神像作了三個揖，口中念念有詞，在煙火繚繞中她看到神像的嘴角似乎向上挑了挑，朱紅的唇滲出淡淡的笑意來。

告別哪吒廟，一頭紮入下山的巷子，看到圍牆白底藍字的路牌上寫著“戀愛巷”。“就是這裏了。”沈樂怡說。陳柏舟搶先一步走下臺階，回頭看了一眼說，“我給你拍一張大頭照吧，身後就是大三巴，背景很靚。”“唔該囉。”沈樂怡扶著欄杆站在高處，另只手拎著皮包，身姿多少有些僵硬。陳柏舟說：“表情可以再自然些嗎？你這樣禮節性假笑像是陪長官出差呢。”沈樂怡道：“那你說個笑話給我聽吧。”

“有個現成的故事，是真事。剛才我們在牌坊前面遇到的那個男的很像是來自未來的人，首先，他說的普通話有點生硬，就像汽車導航軟體裏 AI 說話的腔調。其次，他穿的襪子是天線寶寶的，我認出來了胖大星的禿頭。正常人類應該不會這樣穿。”

沈樂怡怔住，平靜道不好笑談。

“另外，他不是還老問我們是不是記者嗎？那是害怕他的蹤跡通過電視畫面洩露出去，因為時空穿梭者需要嚴格遵守不得招搖過市的行規。”

“請問他為什麼要一直玩空竹呢？”

“那是一個特別的暗號，是告訴他的同事自己已順利抵達此間，可執行任何諜報任務。”

沈樂怡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相機快門按下，她的藍色波浪紋連衣裙被風揚起，嵌入身後大三巴牌坊的肌理中，仿佛一百年前被填埋的大海盛大回歸，愛撫海岸線，湧上南灣堤壩，吞沒古炮臺、城牆和教堂，再從戀愛巷的狹窄甬道傾瀉而出，將陳柏舟拍打在咖啡館門口的玻璃窗前。陳柏舟在快要窒息前推門進去，點了一杯海鹽拿鐵和一杯氣泡美式。

第二天一早，兩人在氹仔海邊酒店二樓的餐廳吃自助餐，幾乎同時在手機上刷到那則消息，因應本地和國際疫情防控形勢緩和，英國衛生大臣宣佈即刻解封，全面恢復此前停擺了半個月的國際通航。兩人隨即搭車經港珠澳大橋前往大嶼山機場，乘坐最近一趟航班回到了倫敦。臨行前，陳柏舟看到沈樂怡鼓鼓的旅行包中塞了一個檀木匣子，猶豫了會才克制住沒問，匣中是否為令尊。

不久後，澳門本地最後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全球疫情形勢亦趨於緩和。有天沈樂怡在晚飯間隙看到電視新聞報導世衛組織宣佈人類已進入後疫情時代，突然靈光一閃，打電話給陳柏舟說，我們那天的禱告很靈驗誼。陳柏舟反問道，你是說在哪，我們前段時間好像去了很多教堂，比我前半生去過的總數都要多。沈樂怡遲疑了一會，篤定道，是那天，在戀愛巷前的哪吒廟，你還記得嗎？

天鴿之痛

◎ 雲山

友人呷了一口普洱，放低茶盅後，他下意識拉抻T恤袖口，試圖遮掩右臂上的一道深長疤痕。發覺我緊盯肉紅的疤痕出神，他淡淡說道：“天鴿時，窗玻璃爆掉，劃破了手臂。”目光隨即轉向窗外的海面。

哦！天鴿！時過數年，人們依舊無法抹平這一超強颱風的傷痛。

生長在內陸的人們，“山奔海立，沙起雷行”或許只是紙頁中的詞藻；對於沿海居民，颱風吹襲必為每年夏秋切身遭遇的洗禮。窗外山搖地動，屋內陰風怒號，即便閉死窗戶、塞緊門縫，絲絲烈風也無端竄入迸出，有時似暗箭無聲襲射，一時又如鳴鏑嗚嗚疾飛。房內“居士”膽顫心驚，難以終日。

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言，“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只有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的、喪失理智的、毫無依據的恐懼，它把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

近代氣象預報昌明，劃分風力等級，預測掃襲路經，人人對着電視、電腦、手機，安坐室內，耳聽播報，眼觀屏幕，按圖索“風”，腦中有理有據，不再莫名其妙。加之年年都與颱風邂逅數次，小城居民早已習以為常，懈怠之心日漸滋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當風聲漸起、風力漸張時，不少人家收看電視新聞，還在預

估明天會否掛上八號風球，是否不用前往公司上班，期盼在家偷得一日清閒……

豈料這場名為“天鴿”的颱風，在澳門帶走了十條人命，數十萬人惶惶如喪家之犬，而被摧殘的流浪貓狗和其他生命，誰也不知確數幾多。自顧尚且不暇，人又怎會念及其餘生靈呢！

—

事發後，社工一早介入輔導受難者家屬，其後特區政府官員探慰，我則伴同左右。

去到黑沙環翡翠廣場探訪受難者家屬。遇難者為六十歲男子，往走廊關窗時被強風扯落裙樓平台墮斃。遺孀站在客廳等待我們，這位中年婦女雖然心情悲感，但精神尚可，除了接受大家的慰藉，也還講些自寬的話語。一旁的社工與我輕聲細聊，遇難者的兒子是位交通警察，當時正在黑沙環區巡邏，當他看見大廈平台上的屍身，抱起癱散的父親，頓時失聲，哀慟不止。緊趕而至的同事十分不解，出遇現場多次，血腥場面早已見識不少，何至於此？後來方才醒覺受難者為其至親。

臨尾時，遺孀突然問起其他受難者家屬的情況，表明如需幫手，她願以同路人的不幸經歷，激發家屬的情感共鳴，大家挽手並肩趟出人生泥淖。

遺孀的話語令我心頭一震，久久無法平復，至今亦然。此際，她並沒有圍限失去丈夫的悲傷境地、自蔽淒憫的憧憧心影，悲天之心、憫人之情，從她的心底油然而生。我自小背誦的“不以己悲”，此時方才從她身上咀嚼出一絲味道來。

二

人性的複雜，加之情感的裹合，令我們面對天災人禍，一時不自覺地撿拾人血饅頭嗅聞，又在不經意間吃進肚腹。此情此景，人們常常難以作出單一的善、惡價值判斷，畢竟逝者已矣，生者還將繼續活着。

有時，活下去真不簡單！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海水倒灌進典雅灣停車場，如同大海蛇的毒信子將兩位五十八歲的男子迅猛裹捲入暗黑的“肚腹”。地庫飆升的水位急速淹沒身軀，百般撲騰，千般掙扎，無奈水湧鼻腔，水壓胸腹，呼吸漸漸微弱……直到翌日凌晨，被困兩男由蛙人救出，面色灰白，手腳僵冷，早無氣息。等候多時的家人、親友悲傷欲絕，嚎啕大哭起來。

家屬情難自禁，炮轟救援工作緩慢，傳媒多方報道，社會輿論開始發酵，當局疲於應對……

兩個家庭頓失頂梁柱，接下來的日子怎麼辦？

日子還得過，長兄為父，當仁不讓頂上去。公司營運、接手，遺產繼承、分配，政府儘力協助、提供便利；年幼子女剛進大學、前路漫漫，學校給予獎助學金……忙碌轉移了大家的視線，情緒漸漸消弭。

一時悲痛，暫且按下；一世悲傷，又奈其何？

三

雄記行塾處內港十月初五街，“天鴿”潮退之後，牆身尚殘留一人多高的水痕。耄耋老嫗呆坐鋪中，神態落寞，空蕩蕩的鋪面，沒了子女往來忙碌的身影。

悲莫大於白髮人送黑髮人，況且還是兩個，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心頭肉一下全被剝得乾乾淨淨，不留一小塊。即便看透生死大徹大悟也不免令人悲戚。

人生路上閱歷尚淺的我輩又能說什麼呢？面對官員的慰藉，老人只是靜靜聆聽，一旁親人偶爾代為寬答。我們感可同而身未受，大約無法真正體味箇中苦楚。

鋪前，一隻瓷狗蹲坐門口，它會如同子女般一直伴守老人餘下的生命嗎？

哀莫大於稚子不知父親亡故，而“未亡人”尚要強顏哄騙孩童。

阮先生曾是解放軍駐澳部隊的一員，退役留澳工作。在天鴿之前，他的生活大約幸福美滿，妻賢子愛；天鴿之後，他將悲傷一股腦留給妻兒。

我們見到阮太太時，已離事故過去了好一段日子，但她顯然還未走出哀慟。平素靠在會客室沙發上的多為達官顯貴，這還是首次坐着一位新喪至愛的女子。也許早前受了太多安慰，她目光低垂，有些倦怠，常常由陪同的友人王先生代為說話。大家都避免提及阮先生，轉而談起小朋友未來的教育。

一旁稚子正是活潑好動的年紀，懵然不知世事，自顧自圍着沙發玩耍，不時又擁入媽媽懷抱，雙瞳如初拭之鏡，映照出這一圈陌生人的真切。

想來目下小朋友早已唸了小學，漸明事理的他會時常憶起自己的父親嗎？腦海裡的父親形象還清晰嗎？能回味撲進父親懷抱中的溫暖嗎？

四

出門在外，躲過天災，卻沒能避開人禍。江蘇來澳的一家旅客，原本打算歡歡喜喜暢玩一番，不幸遭遇天鴿，又不幸不知颱風之惡，更不幸遇上驚惶失神的士司機，家庭歡旅驚變奪命之旅。一家男主遭的士撞斃，司機逃逸，不知最終抓到肇事者沒有？

隨行家人暫住京都酒店，太太靠坐床沿抽

泣，不停哭訴為何沒有部門發出短訊告知澳門的極端天氣，丈夫若知險惡情況怎會出街？！也就不會被車撞倒。

官員惟有輕語勸解，冀望家屬節哀，寬宥不周之處，力挽城市形象。旅遊局同事不時安撫，社工介入輔導，其後又接來江蘇的親友，一大家子總算無奈接受了這個萬難接受的大變故。

“天鴿”肆虐後的幾日，我工作的辦公室斷水，氹仔居所停電。家中玻璃窗破裂，四邊碎如獠牙，無電的夜色沉沉似墨，黑騰騰的窗洞恍若怪獸的巨口，試圖吞噬房間中每一個生靈。

那時人們卻不再懼怕，鄰里守望相助，自發上街清理，解放軍駐澳部隊首次出動。政府痛定思痛，除去前線應急救援、善後事宜，也很快啟動內部總結。我有時在辦公室伏案整理，有時回家沖洗、小憩後繼續爬梳，幾乎連續奮戰五十八小時後整合完成社文範疇的資料，匯入檢視重大災害的應變總體草案，為日後完善民防工程補上一小塊“磚石”。

如今“天鴿”早已除名，世界氣象組織颱風委員會另以“野貓”填替。可在澳門市民的記憶中，“天鴿”就是“天鴿”。這一道深長的疤痕，雖然早已愈合，僅留淡淡傷跡，但是人們永遠無法忘卻那種刺痛。

時日雖已臨近二〇二一年聖誕節，但這幾天格外溽熱，餐廳電視播報颱風“雷伊”橫掃菲律賓，數百人殞命，部分災區看起來“被炸得比二戰時還慘”，而餘威或將殃及澳門。友人的目光對着慘烈畫面呆滯了好一會兒，回過神後，他拽扯袖口，端起小盅，大口嚥下整盅茶水。

夙緣

◎ 李瑞鵬

岑岸回隨着哥哥岑善信暈頭昏腦走下黃包車，走進門前懸掛着兩個大紅燈籠設有紅色趟籠的“翠玉館”，學着他哥哥用左手撈起長衫尾登樓。哥哥回頭向他微笑說：“阿回，這就叫作揭燈籠底，這就是領略濠上風光的第一步，你不要埋怨哥哥引導你嫖妓，那是你央求阿哥做打齋鶴，超度你昇仙啊。”

他強笑道：“大家哥不必多慮，我是食得鹹魚抵得渴，我是想寫一篇以青樓為背景的小說，要身履其境，希望寫得逼真一點而已。”話剛說完，人已上到二樓，一個龜奴見了，高聲叫道：“岑大少到！”接着，廂房走出一位娉娉婷婷的姑娘，笑語盈盈地牽住岑善信的手說：“今天朱老爺執寨廳，我就猜到你一定先來看我。”岑善信說：“瓊姑，今天不止我要來，我還帶了弟弟來，他是如假包換的處男，希望你打張好牌佢上。”瓊珍嬌笑道：“真係處男最好，我正想介紹婉真給他，婉真是個琵琶仔，大家相處以禮，七姑（龜母）更為放心，不需稟神咁口，吟吟嘢嘢。”她轉身向站在一旁的“近身”（傭婦）方家說：“叫婉真出來，我答應過打張好牌佢上”。

方家扶着嬌小玲瓏的婉真隨着一陣香風出現，一見岑善信微笑屈一屈膝說：“岑大少真是信人，果然說到做到，多謝你處處關照。”瓊珍指一指岑岸回說：“阿八，叫岑二少爺。”她向岑岸回解釋：“我們姊妹大排行，婉真排八，你以後叫她阿八好了，”第一次履足娼門，岑岸回有點手足無措：“初來乍到，我不懂這裡規矩，你跟我哥哥叫我阿回好了……阿八……久仰了。”

瓊珍笑得花枝招展拿小手帕掩咀說：“二少

爺真滑稽，你在廣州讀書，何曾聽過阿八芳名，何來久仰？坦白點，就說：你靚，我鍾意你。”岑岸回被她取笑得有點不好意思，壯着膽說：“很對，我就想這樣說，婉真，你咁靚，我想唔鍾意你都唔得。”

婉真說：“岑二少還說初入青樓，你看他兜一個圈子讚我靚，就知他對異性經驗豐富了，他還說什麼不懂規矩，真是偽君子，假正經……”說到這裡，執寨廳主人家施施然上樓，連同“事頭婆”金花催促大家入座，婉真起小咀說：“入什麼座？岑二少還沒有給我花箋呢。入座時我要坐在誰人身後？”立刻有龜奴在紫檀茶几擺上硯筆花箋，岑岸回坐下寫了“翠玉館 婉真校書”下書自己的名字。婉真拿過來收藏在貼身口袋中說：“岑二少，你的墨寶永遠和我貼身，你再不能不理我了。”

岑岸回茫然：“我又不是什麼達官貴人，我的書法一文不值，存起來只是浪費空間，徒然又引起你的溫客呷醋。”婉真一拳插向他的胸部：“作死呀你，我還是一個琵琶仔，有什麼溫客？因住我告你謾謗罪。”他執住她的小拳；“講我知，誰是你的溫客，免得他日我和他打交。”她掙扎抽回小拳，呶著小咀：“溫你嘅頭，我的溫客姓岑，叫岑岸回。”他拱拱手，低聲說：“婉真，你叫錯人了，我又窮又醜，不夠資格做女人溫客。”

他牽著她的小手入座，她柔順地坐到他那鑲了雲石酸枝椅子後一個圓木櫈，沉默不言。這時，寨廳宴會開始，許多客人的阿姑彈琵琶唱曲子，又有許多賓客猜拳賭酒，弦管聲和吵鬧聲混成一片。不一會，一個盛妝濃抹的姑娘

扭扭嫋嫋捧著大半杯的玫瑰露（永利威酒廠名釀）來到岑岸回面前笑說：“岑二少，洪老爺吩咐我要求賞個薄面，乾這一杯。”岑岸回向哥哥望一望，徵求他意見，岑善信微微點頭，那阿姑一仰頭把酒喝光，把空杯向他一晃，再往岑岸回杯中倒酒，他站起來聽到婉真的聲音：“玫瑰露唔講得分笑，小心嗆喉……”

果不其然，一道滾流向喉嚨直闖，他忍耐不過，咳嗽連聲，嗆得臉紅耳赤，半醉中的席上賓客，嘻嘻哈哈，一齊鼓掌。婉真拉他坐下，遞上一杯清茶喝了，再替他拭掉襟上的唾液，她站起來：“金花姊，二少初臨酒陣，難免馬失前蹄，我代他回敬你一杯。”說完，她舉起明晃晃的酒杯，一仰頭把滿杯玫瑰露喝得涸滴不存：“我是捨命陪君子，失禮了。”人人都知道婉真在花街有“琵琶皇后”之稱，卻不知她在酒陣也不失威，大為鼓掌，把檯面氣氛弄得更加熱鬧。喘息方定，岑岸回心中非常感激婉真替他頂酒，等到金姐回到洪老爺身後，他執著婉真的手：“你真行，我估不到你喝白酒居然面不改容。”她雙眉深鎖說：“什麼面不改容？無非為了你，我捨命陪君子，卻得不到你一聲溫客，想想真令人心淡。”他認真地說：“從這分鐘開始，我承認是你的溫客……”她嫣然一笑，媚態橫生，搶著說：“……直到來生……”未說畢的話，被賓客的笑鬧聲打斷。

宴席鬧到凌晨一時方散。分手時，婉真執著他的手：“二少，你很快就回省城了，幾時再來澳門看看我？”他說：“我既答應做你的溫客，豈能置你於腦後？我一定找機緣，一有空就會來看你，不過，世局亂成一團糟，將來的事，很難說得準。”她愀然說：“日本人步步進逼，看來，中日一戰，很難避免，葡萄牙人宣佈中立，諒想戰火燒不到澳門，你家何不將商業移來此間，免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們也就能常常相見了。”

“你說得好輕鬆，我家商業根本在廣州，不能說走就走啊，而且，在岑家我是庶出，家族事務是長嫡孫的大哥掌權……”說到這裡，一

部汽車停在二人前面，而婉真的黃包車也恰巧拉到，他不得不向她揚手道別。

岑善信由廣州來澳門，只是為了商務，也夾雜著對瓊珍的愛戀，但是，岑家在廣州是非一個大族，排入富商之列，他是岑家的長子嫡孫，岑氏家族生意的掌舵人，岑岸回只是他父親庶出的弟弟，父親去世時，把教養弟弟的責任交到他手中。弟弟長成後，對商務沒有興趣，酷愛文史，他認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他頻頻往澳，就是打算把一部份商業由穗移澳，以免把雞蛋都放進一個籃子裡。為此，岑善信逗留澳門一段時間，岑岸回在哥哥和葡萄牙人斟酌時期，他在澳無聊，晚晚到婉真香閨中打水圍，郎情妾意，已經到了難捨難分的地步，直至廣州方面商務有緊急需要，兄弟才不得不回穗。

三個月後，岑氏兄弟再度到澳門，哥哥岑善信忙於和澳門商人接洽商務，弟弟岑岸回即晚到福隆新街看他朝鮮思暮想的婉真，她從通信中知道他來澳的確切時間，把一切花箋擱下，焦急如焚，坐臥不安地等待著。

黃昏時候，他行裝甫卸，便從新中央酒店僱車來到翠玉館，剛跨進門檻，便聽到龜奴一片高聲唱出：“八小姐，岑二少到！”婉真邁出走路不動裙幅的風度走出，才藝來，伸出瘦骨嶙峋的手牽著他進房，照例由姑娘親自捧出一盤新鮮楊桃敬客，睫毛低垂，憂怨盈臉：“二少爺，你真係有陰功，把人想死了。”

“我也想你啊，我從來不知道何謂相思，更不知道相思是如此難受。”他發覺眼前的婉真比三個月前憔悴多了：“婉真，你瘦了，你患了什麼病？”站在一旁的近身方家掀起房簾出去了。

她淚盈於睫說：“二少爺，我是個薄命之人，我父母死於肺結核，也就是俗稱的肺癆，那是絕症，目前，世界上還未發明醫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父母是為了籌措醫療肺病，才把我賣到娼門，但是，他們把我的賣身錢花光，仍然救不回性命，我也因親密接觸，也患上肺癆，為了擔心把客人嚇跑，竭力掩飾病狀，而隨著我的檯腳越紅，我越得不到休息，病情一天比一

天走向下坡，七姑知道我壽命不長，以為找個人家，把我打發埋街食井水……”

他一面聽著，一面心驚膽跳：“你打算怎樣？”她哭出聲來：“除了二少爺，我還能食誰家井水？”她一把抱著他：“你當我是什麼人？真是老舉眾人妻？婉真守身如玉，一定對得起二少爺。”

“那麼，何謂留不住？誰人不讓你留在翠玉館？”他氣急敗壞：“我此來正要替你贖身……”

“不必贖身了，二少爺，戰爭時期，把錢留在身上吧，婉真在陰間衛護你……”她掙扎著坐起來：“我患了肺結核，我勉力掙扎，就是要見你一面。”

像是一聲旱天轟雷，震得他通身發抖，肺結核？肺癆？在二戰時期，肺癆是絕症：“你肺癆？誰說的？你不要自己嚇自己，庸醫誤人……”

搖搖頭，她幽幽地說：“我一向有喀血的毛病，你剛剛回穗後，有一天，我突然在出局陪酒回家後，大量嘔血，到醫院測驗，說是肺結核三期，醫療太晚了。我拼命拖延，本來，肺癆不許留在花界，怕客人嚇壞，我向七姑（龜母）乞求，容我見你最後一面，否則，早就該搬出福隆新街，肺癆人人害怕傳染，也怪不得她們。”

他頹然若喪：“我哥哥經過一番思考，認為日軍佔領廣州是不可避免的事，他把生意結束，準備移民到南美巴西另起爐灶，我又不諳葡文，不願到巴西當啞巴，哥哥分給我一點錢說：你既不願到巴西，不如索性留在澳門，葡萄牙宣佈中立，諒想日軍不會侵澳，可保安全。我接受了。正要向七姑且談論你的身價錢。真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婉真長嘆一聲：“算了，你替我贖身，不如在西洋墳場買片山地，省得我的遺體葬到關閘外，我變成野鬼孤魂……”說到這裡，龜母掀起房簾閃進來，皮笑肉不笑地向岑岸回說：“岑二少真是個多情人，阿真病成這樣子，居然不怕傳染……”

岑岸回苦笑：“人生修短，由上天作主，我歡喜婉真，我不怕病菌傳染。上天如果要我到地下陪她，我一定照辦。”龜母說：“岑少爺既然不怕事傳染，那好，我讓你替阿真梳櫥，簡簡單單，讓你們成了夫妻，她成了你的妻房，她的後事由你料理，我不收你一文錢贖身錢。”婉真淚如雨下，向龜母下跪說：“女兒感謝阿姆寬大為懷，願阿姆長命富貴。”

不一會，龜母親自把婉真糟豬花時的賣身契紙遞給岑岸回。

夜裡，婉真的香閨紅燭燐燐，妓寨中的姊妹，深怕肺結核菌傳染，人人都不敢進房道賀，新房冷冷清清，近身方家向婉真說：“八姑娘，合歡酒在梳妝台上，你和姑爺好好喝幾杯吧。”說罷走出房門，把房門掩上。

岑岸回拿起手中的賣身契紙，伸向紅燭火燄，不久，賣身契變成一縷青煙。他回過身來，向披著紅頭蓋的婉真淒然苦笑：“真真，從此、刻開始，你不再是翠玉館的琵琶仔，你是岑太，你是我岑岸回的太太。”他效法粵劇舞臺做手，把手中摺扇挑起紅頭蓋說：“娘子，小生岑岸回這廂有禮了。”正在偷偷垂淚的婉真，看見他的滑稽做手，“咕”一聲笑出來：“噯喲，那裡來的三流小生做手腳，笑死人了。”

岑岸回一把抱著她的瘦小腰肢：“大好的梳櫥日子，我不想流淚，所以，扮作小生，討你歡喜。”她嫣然一笑，把羞紅的小臉偎向他的鬚樁子：“想想你的話不錯，洞房花燭夜，我們應該好好享受我們的千金一刻。”

他嘻皮笑臉：“從前我跟你打水圍時，你嫣然一笑。引得我心癢難煞，只因你是琵琶仔，又有方家在監視著，不敢放肆。”

她走到梳妝台旁，倒了兩杯合歡酒，一杯遞給他：“現在呢？現在是不是想放肆一吓？”他吻一吓她的紅唇：“想啊，想得快瘋了。”她把持杯的手繞向他的臂彎，一飲而盡：“二少爺，我雖然生長青樓，但是，我堅守底線，男女間事，沒有經驗，我怕你粗獷，你可以答應我斯文一點嗎？”說罷，一翻身竄進被窩中：“二

少爺，我有點醉，想放肆快來……”他把杯中的五加皮喝光，一笑登榻。

歡愉的時光過得很快，岑岸回從廣州到澳，舟車勞頓，竄進被窩，擁抱著新娘子，酒後歡娛，沉醉一宵。一覺醒來，已是中午，摸一摸床頭，香氣猶在，新娘子不在，他呼喚方家進房：“方家，八小姐呢？”方家的臉沉下來說：“八小姐早日已向醫院訂了入院日期，就是今天，大早起來，僱車入院，吩咐我不要擾你休息，你剛從廣州來，一定有很多事務處理，事情辦妥後，晚上到醫院探她。”她遞給他一張紙，寫著醫院病房號碼。翠玉館依然熱鬧忙碌，笙歌激耳，不因少了一個婉真而有所影響。

岑岸回利用日間辦理存款，買屋等俗務，忙了一整天晚上九時，才趕到醫院，病床上的名妓婉真，氣息僅屬地躺在病床上，用失神的眼光定定地望著他跨進房門：“好了，二少爺，婉真盼到你來送我最後一程……你再不來……我恐怕拖不下去了。”她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

“不要亂說，什麼最後一程？”他簡直不能相信，昨晚還在香衾中婉轉承歡的婉真，一天不見，憔悴得活像一枝失水的蘭花，嬌態盡失，說話上氣不接下氣。他走過去，一把將她抱住。她伸出無力的雙手把他推開：“二少爺，請你不要抱我，我不想讓你染上癆症，讓我自己一個人上路好了。”

“醫生怎樣說？難道沒有一絲辦法？簡直……簡……”他既急且怒。她斷斷續續地說：“二少爺……醫生不是菩薩……不能和閻王打架……每個人的壽元早定，我看，就在今夜了……趁現在是迴光返照，我還有氣力說話……你聽我說……”她臉色緋紅，失神的雙目有了一點光彩。岑岸回聽過他人說過“迴光返照”之說，他決估不到發生在自己枕邊人身上，一聞此詞，心如刀剗抱著她的瘦腰不肯放手。

她一面淚流滿面，一面說：“二少爺，我作琵琶仔時，就知道自己患肺癆，是絕症，拖不長，早想讓你得到我的身體，入院前，我乞求阿姆，她想，橫豎我終有一死，後事要化一

筆錢，所以，讓我們梳櫬，以賣身契換後事錢。如今，我要走了，但我不甘心，我做鬼也要嫁你。我的魂魄會找尋替身，我會將魂魄附在另一個女人身上，和你再結合，請你答應我……”

他淚如雨下：“婉真，我們這一段夙緣，是上天所賜，我答應你，如果你有一天找到替身，無論她是誰，我都會遂你所願。你放心，岑岸回決不會對不起一個對我一片癡心的女人。”她的淚水漸漸流盡，氣息漸微，雙目神彩已斂。一個護士走過來，低聲向他說：“岑先生，請你把她放下吧，讓她好好安靜上路。”

他感覺到她體溫漸冷，但是，雙目仍是睜著，小窗外淒風冷雨，掀著窗簾，緩緩吹來。他忍受著刀刺也似的心痛，溫柔地輕輕把她的遺體放回病床，含淚向她重重地點頭，伸手替她雙目輕撫，她雙目漸漸緊閉。他長嘆一聲，低聲說：“婉真，你已梳櫬，生是岑家人，死是岑家鬼，今晚隨我回家吧。”他傷心欲絕，艱難地，蹣跚地邁出醫院。

婉真的後事，由岑岸回一手處理，他在西洋墳場買了一幅兩穴相連的墳地，一穴把婉真下葬，一穴留給自己。他的哥哥岑善信向他告別，乘輪往巴西另謀發展。他送走哥哥，在澳門三盞燈地區買了一間頗為寬敞的兩層樓花園洋房居住，他相信日軍不會攻取澳門，他在澳門家中替廣州與香港報紙寫作，收取稿費，幫助家計。天天到西洋墳場婉真的墓地，向她傾訴心事，也把時局發展方向，對她分析。他相信婉真的鬼魂會聽到。

1937年，中日之戰終於爆發，日本軍艦封鎖中國海岸線，日本軍機向廣州狂轟濫炸。一些對時局看得較遠的人，紛紛向港澳逃避，澳門地狹人多，逃避戰火的人湧至，住處立刻成了嚴重問題。一些家有空房的業主，紛紛把房子出租謀利。岑岸回一個獨身漢居住一間三千尺房子，跑街的房屋經紀早就垂涎欲滴，多次登門央求他把空出的住房出租。

一天，鄰居一個中葡混血兒女經紀瑪麗亞，侍著鄰里關係，上門求見，叩開了門，笑逐顏

開向他道歉：“對不起，打擾你的文思，不過，可能對你荷包有利，你一支公獨佔偌大的洋房，不怕鬼嗎？”他苦笑說：“鬼有什麼可怕？我們將來誰不會變鬼？我晚晚祈望過世的老婆入夢，她就是不來，你不必用鬼嚇我。”瑪麗亞說：“放下鬼神之說，最近我有一個租客，要求租賃有兩個房間的單位，照我看：你一人獨住地下儘夠了，何不把二樓出租，一來幫助避難同胞，二來可以幫補家用。”

岑岸回同意：“好啊，你的建議很好，不過，我不是一個見錢開眼的人，對於租客，我很挑剔，我要見見那個未來租客，同時，租客也應看看地方，然後作出最後決定。”瑪麗亞興奮地說：“岑生，你對，明天我就帶引租客看房子，一言為定。”

來看房子的租客名謝世豪，是一對中年夫妻二人，一個女傭推著一部輪椅跟著進來。謝世豪指一指輪椅中的少女：“這是小女順儀，上月日本飛機轟炸西關，我家大宅中彈，順儀從小患上小兒麻痺症，走動不靈活，被一條條橫飛的木柱擊中後腦，昏迷過去，送到醫院搶救，昏迷不醒十天，命是救回了，但是，喪失了記憶力，她說從前的事，一片空白，連自己姓什麼，都說不出來。”謝太太無限歉疚地輕輕撫摸女兒的一頭秀髮說：“蘿蔔頭累得我們好慘啊。”

輪椅上的謝順儀露出一面茫然的神色，她雙目定勾勾地看著牆上的黑白照相。岑岸回向來賓解釋：“這是我亡妻的遺照……”旁立的瑪麗亞向來賓說：“岑太過身只有幾個月，岑生是個多情人，天天上西洋墳場向她的墳頭獻花，三盞燈的鄰里，都說岑生是個稀有的多情種。”謝太太也說：“難得難得。”閒話說過，瑪麗亞便帶引租客沿樓梯登樓看房子。

謝順儀因不能登樓，留在樓下，岑岸回不善與陌生女人說話，只好向她說：“謝小姐，你渴不渴？我替你弄杯咖啡好不好？”她搖搖頭，推著車輪到他的書桌，翻看桌上參考書，又向婉真遺照凝視良久別問：“這位姊姊，我們

好像見過面。”

他為之中駭然：“不可能，我亡妻三個月前在澳門病逝，那時你還在廣州當你的西關小姐。”謝順儀微笑：“也許在夢中，我記得她笑起來雙頰都有酒窩，和遺照一樣，好嫵媚，我從來沒有酒窩，真羨慕死人……”說到這裡，登樓的人都紛紛下來。

瑪麗亞向租客問：“怎麼樣？還滿意嗎？”謝太太點頭：“很合心意，只是，順儀雙腳有毛病，上下樓梯很不方便。”接著，她和瑪麗亞耳語一會，瑪麗亞鼓起勇氣，向岑岸回彎一彎腰說：“岑生，你可以遷居二樓，把地下租給他殺們嗎？”岑岸回正在躊躇間，謝順儀把咀附向瑪麗亞耳語片刻，只見瑪麗亞一面點頭，一面望著他微笑，於是，她走過來把岑岸回扯往一旁說：“不得了，謝小姐對你一見鍾情了，她說：她家不惜多給租金，就歡喜住這裡，為了近水樓臺先得月，你點頭吧。”

他頗為不悅說：“瑪麗亞，不要亂噏，什麼一見鍾情？我妻子屍骨未寒，你要這樣說，我就索性不租。”瑪麗亞知道說錯話，向他一鞠躬說：“好好，我說錯，有怪莫怪，鹹蝦產唔識世界，請你原諒，好了，唔該你，請你把地下租出，自己高陞吧。”事情解決，謝世豪爽快地開出一年的租金支票，不需幾天，謝家搬進來。

如此這般，岑岸回把自己所屬東西德搬到樓上，把地下租賃給謝家，當他正要把壁上婉真遺照鏡框除下時，坐在輪椅上的謝順儀忽然開口：“岑生，請你讓這照片留下，我歡喜看她的酒窩。”他覺得這個殘廢的少女，有點不可思議：“可是，這是我亡妻照片，我最歡喜的一張，我把地方租給你家，並不包括照片。”他把照片拿走。留下她一臉失望神色

他退居樓下後，鮮少與租客接觸，仍然依舊寫他的專欄和小說。由於房子是法國式，二樓另向外伸向小花園，上落不需經由地面，他也好很少與租客打照面。然而，世局變化得很快，使他套隱居生活，不得不有所改變。

日軍終於在 1938 年攻佔廣州，他寫稿的廣

州報紙停刊了，這使他的入息減少一半，而日軍攻打香港的推測使他不得不作出最壞打算，幸虧住所寬敞，他將手上餘款躉米，躉燃油。躉罐頭食品，密切注意時事。

清明節那天，他循從廣東風俗，插了柳枝，帶著一束玫瑰花下樓，打算到西、洋墳場。梯傍停著輪椅，椅上的謝順儀仰首向他說：“岑生，今天清明，你到墳場去，可以帶我一道去嗎？”他有點愕然：“你去？去幹什麼？”她微笑說：“我昨夜夢到她，她好靚，向我笑。我想看看她的墓地。”

岑岸回想起謝太說過她有失憶前科的事：“這事，你有得到你母親同意嗎？”她一臉歉意說：“爸媽都回廣州掃墓，推輪椅的阿芳也回鄉下過節，你可以替我推輪椅去嗎？辛苦你。”他無可無不可點頭，把花交到她拿著。推著輪椅，三盞燈到西洋場，相距離不遠，很快便到。他把輪椅停到婉真墳墓之旁，她掙扎下椅，辛苦地走到墳頭，拔掉舊花，換上鮮花，合掌喃喃自語一會，三鞠躬說：“姊姊，我們雖未見面，但我歡喜你，相信你也歡喜我，我今天來向你投訴，你老公很冷酷無情，拿走你的照片……”

他帶著怒意喝道：“喂！我冷酷無情？你憑什麼這樣說？我抗議。”她說：“我常常夢到她，她到我夢中來，你有夢到她嗎？抗議無效。”他仔細想想，悼亡以來，婉真果真沒有人入過夢，只好長長同嘆一口氣說：“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謝順儀見他淚盈於睫。便閃過一邊說：“我走開，讓你們苦命鴛鴦訴心事。”

岑岸回伸手撫摸著婉真墳頭石碑，眼淚掉下來，說：“婉真，你為什麼不到我夢中來，即使不讓我撫摸，也該讓我聞聞你的氣味，我們相識那麼長久，只有一夜相愛，好可憐呵，上天對我們太吝嗇了。”他氣憤難平，高聲說：“我問你，你甘心就如此這般算一生嗎？”他一拳槌在石碑上。忽然，後面遞出一片手帕，他回頭一看，遞手帕是謝順儀：“岑生，抹乾眼淚，回家去吧，甘心是一輩子，不甘心也是一輩子，這就是人生。”他接過灑了花露水的手帕，擦拭

雙頰淚水：“多謝你，把你的手帕弄污糟了，我回家洗好交還你。”

他推著輪椅往三盞燈方向推去，在路上，他喃喃自語：“甘心是一輩子，不甘心也是一輩子？我不甘心。”到了家中，他扶她下了輪椅：“無人在家，誰替你燒飯？謝小姐，你不如到我樓上，我橫豎要燒午飯，加你一雙筷子便算。”她點點頭：“可以，但不許再叫謝小姐，叫我阿儀。”他扶著她一步一步慢慢登上二樓，只見婉真遺照高掛，微笑說：“姊姊，久違了。”他安置她到書房，自己到廚中燒飯。

她翻閱他的書案，見參考書藉亂七八糟堆在案上，專欄和小說的稿紙，有完成的，也有未完成的，更有三句兩句格律詩詞，用大頭釘子釘在牆上。她細心把這一切弄好，聽到他的叫聲：“飯燒好了，出來吃罷。”她一跛一跛踱出來笑道：“我把你案頭整理一吓，太亂了。”他吟說：“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扶她到小餐廳中太師椅坐下，她一看桌上是一碟鹹蛋蒸肉餅和一碗菠菜湯，她說：“一個寡佬，難為你天天自己燒飯。”他說：“委屈你這西關小姐，捱冇餸飯。”她說：“我家在廣州西關，但是到我爸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外強中乾，而且，我一向不挑咀，我反對用捱字。”飯吃完後，她說：“我走了。省得阻礙你寫稿。”他說：“慢點，讓我除下婉真照片給你。”她搖手說：“不必了，我要看她，就上樓來好了。”又一跛一跛下樓。

從此，有了開頭，謝順儀常常登上二樓，看看婉真遺照，替他沖茶，泯滅了從前的不快。謝世豪夫婦很快回澳，但是，推輪椅的女傭卻遲遲不回，最後，索性來信辭工，要長居鄉下，不再回澳當女傭。

如此，過了數月，日軍攻港的揣測越來越流行，不少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紛紛結束營業，岑岸回必需往港結算稿費和版權數目，他在香港逗留半個月，把手續弄妥，才回到三盞燈家中。次日，登樓的不是謝順儀而是她的母親謝太。

謝太愁容滿臉向他說：“岑生，我有一事要

向你証實，請你說真話，你從前是否有過一個名叫婉真的女人？”他為之愕然：“對呀，你怎麼曉得？”

謝太駭然：“如此說來，順儀是鬼上身了。”他也駭然：“什麼鬼上身？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謝太說：“你赴港不久，阿儀突然發高燒，昏昏昏迷，胡言亂語，我們都嚇壞了，連忙把送到醫院治療。到了昨夜，我到醫院院探看她，她忽然張開眼睛，我驚喜莫名說：阿儀，你清醒了。她忽然叫：謝太，我不是阿儀，我名婉真，是福隆新街琵琶仔，也是岑岸回的太太。我當堂被她嚇得說不出話來。”

岑岸回急問：“後來呢？”謝太說：“我說：阿儀，我是你媽媽，你出生就叫我媽媽，為何今天叫我謝太呢？她說：我和岸回結親一宵便死了，實在非常不甘心。我過身後，靈魂不散，因為，我們只做一天夫妻，便要生離死別，別人夫婦數十年，為何我們如此短促？我魂魄飄到醫院，見一個少女躺在病床上，便附在她身上。我說：不可能，阿儀，你們是我們謝家女兒。她不再說話，對我不啾不睬，岑生，你看這事如何了解？我想，還是請你勞大駕到醫院走一趟”。岑岸回答應了。

次日，探病時間，岑岸回和謝太一同到醫院，一進病房，謝順儀便嫣然一笑道：“二少爺，你來了。”

“阿儀，我是岑生，不是二少爺，你怎麼叫我二少爺？”他也嚇了一驚，他仔細端詳她的臉容，沒有變，一點都沒有變，他立刻記起婉真臨終的話：“二少，我不甘心，我做鬼也要嫁你，我會找替身……”他悲喜交集：“如果你是婉真，為何不向我報夢？我希望你真是婉真……”他淚如雨下：“婉真啊，你過身後，想死我了。如果你真是婉真……”

床上人也同時流淚：“二少，請你低下頭來，聞一聞我身體的味道，你還記得梳櫥那個晚上，你說過，平日打水圍，我們都要守禮，如今，我們是夫婦，我終於可以俯首一親香澤了。”她雙手掩臉，扭一扭身體：“當著謝太面前，我唔

好意思叫你聞呀。”

謝太微笑踱出病房，在走廊逗留了好一會，重返病房，床上的女兒竟然親熱地叫：“媽媽，對不起，女兒昨天不睬你，是我錯了，請媽媽原諒。”她掙扎著離開病床，顫危危下跪叩頭：“女兒婉真，也是謝順儀，依舊做你的女兒。叩謝媽媽養育之恩。”

謝太又驚又喜，連忙扶起她：“哎喲，女媧娘娘真是大慈大悲，救了你還陽，你知道嗎？你發燒昏迷時，胡言亂語，使我擔心死了，有人吩咐我到女媧廟許願，她說：澳門女媧娘娘好靈，她能補天，許多眼看破裂的家庭，都由她挽回。我那時方寸已亂，病急亂投藥，便隨她去許願燒香，估不到不久你就退燒清醒。你說，女媧娘娘靈不靈？”謝順儀說：“待女兒完全痊癒，一定聽從媽媽吩咐。”護士進房向他們說：“病人高燒多天，身體還很虛弱，請你們回家，讓她好好休養吧。”

清醒後的謝順儀康復得很好，一個星期後，出院回家，回家後，謝世豪夫婦完全接受婉真就是謝順儀，他們委託房地產經紀瑪麗亞為媒人，向岑岸回說親：“岑生，我曾說過謝小姐對你一見鍾情，你還惺惺作態，佯作怒容，你們男人的虛偽功夫，真令我佩服，現在，如果謝小姐拒婚，恐怕你也不肯放手吧。”他只好鞠躬為禮說：“從前得罪了，請你原諒。只要她是婉真轉世，即使她是盲婦聾女，我決不會有一絲一毫嫌棄。”瑪麗亞說：“謝小姐腰腿不便，她有生之日，恐怕要勞煩你替她推輪椅了。”

兩個月後，謝順儀在父親親戚見證下嫁岑岸回，交拜天地後，新婚夫婦一同去女媧廟燒香還願，謝順儀穿著吉服，坐上輪椅，由岑岸回推著輪椅，由三盞燈出發，經白鴿巢，花王堂到大三巴轉到女媧廟，路程不短，在女媧廟前，她回頭向他說：“二少爺，辛苦你了。”他無限溫柔地說：“想起我欠你的恩義，即使替你推一輩子的輪椅，我還是清償不完。”

2022年2月19日

惟願生之美好

◎ 陳奇川

九月底的周五，同事想回珠海參加一場婚宴，礙於人生地不熟，便約我同行。平時晚回，這次有理由早回家，我也欣然答應。誰知次日，澳門突發疫情，隨之停課。不久，網課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我後悔課本沒帶，備課頗為費勁，心想，要是先見之明就好了。

疫情過後，回到宿舍。窗簾未拉，蚊帳未掛，壺裡的水也未倒掉。鍋碗瓢盆還在桌上，地上只是落了點塵。拉開冰箱，青菜蔫了，番茄、土豆爛了，才清醒地意識到我已離開多時。離開，一時，一周，一月，一年……這讓我不免想到了死亡。我想，一個人在世間走着走着，突然被命運抽離時，那是很難想到，離開就是永別。或許只有在患病時，病魔一個個來探望，才感覺到死神又來屋外敲一下門，咳嗽兩聲，隨之就是遠去的腳步聲，但留給你的是恐懼，如同黑暗蔓延。

年底，有一陣子，身體接二連三出故障。先是腰痛復發，疑因長坐引起。醫生開了膏藥，腰痛止住，不料引發皮膚過敏，又癢又痛。等到藥膏擦好之後，堅持跑步，小腳突然發痛，幸好只是虛驚一場。等到盼來寒假，好吃好喝，誰知搞到積食。吃藥，不料半路殺出個腹瀉。只好節食，半夜躺在床上，摸摸一身皮包骨頭，此生增肥無望。這次不再莫名其妙想到死亡。或許，病魔已是身體的常客，每次不請自來，無非提個心眼：哥們，該吃吃，該睡睡，別怕，我們來來就走。

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寫到，出生是上帝交給人的一個事實，“死亡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面對無

可抗拒的厄運，這句話絕對是精神的慰藉。可惜，我對生命還是充滿萬般眷戀。陶淵明在詩中寫到，“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以前想想，多麼灑脫，可世間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此刻，冬日暖烘烘的，鳳凰樹在風中微微顫動，我坐在奶茶店。落地窗外，女兒戴着米黃色帽子，穿着紅色小棉襖，如同一團火焰。她邁着小腳，笑笑地朝我走來，可惜我說話，她卻聽不到。我們唯有用目光觸摸彼此的存在。愛，在陽光下默默地流淌着。生之美好，在等待中化成一杯濃烈的奶茶。

曾幾何時，一位同事因病離世，四十多歲，撇下三個孩子。最小的孩子才三四歲，站在殯儀館內，似懂非懂。他的父親，向來都是樂呵呵的，而這次喪妻之痛，令他徹底地憔悴損。或許陰陽兩隔，中間隔着一塊隱形玻璃，肝腸寸斷的她也許在拼命呼喊，可卻觸摸不到孩子，觸摸不到愛人。唯有她對所有人的好，卻如花香留了下來，存在眾人心裡。牽掛，是愛的代名詞，能將孤獨融化。畢竟，誰都不是菩薩，能輕易地做到“心無掛礙”，以至“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愛這一根線，將所有人明裡暗裡牽連在一起。線斷了，心註定會痛。

給一炷香的時間，容我閉目，好好地參透死亡這門課。正如每次走過螺絲山下那處墓園，遠望墓碑，我想用目光穿越那長滿青草的冢，可惜總是徒勞。這一生的墓志銘，尚未想好；這一生的牽掛，卻是刻骨銘心。一切愛之體驗，深於說教。相信每個從至暗時刻闖過來的人，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通透。只是總有人還未見到光，就倒在自己的冰刃下了。最近，劉學州的



事件惹人關注，令人心痛。一個被親生父母無情賣掉的人，一個不幸遭遇養父母雙亡的人，無非想要在人世間找回屬於他的溫暖，可卻被親生父母再次厭棄，媒體的抹黑，網友的辱罵，將他推向了絕望的深淵。那片充滿希望的海，最後卻成了他赴死的歸宿。屬於他的線都斷了，愛落空了，比什麼都可怕。

世間，總是沒那麼風平浪靜。寒假前，疫情在南屏、坦洲突然爆發。考慮到流動風險，澳門教育局緊急宣佈，跨境師生停課，周五不必回校。那晚，我參與了一場網絡會議，十點過後才倉促地離開。辦公桌來不及清理，朋友委託的事來不及辦。宿舍冰箱來不及清，臨走之前，不過匆匆忙忙放下窗簾，收好蚊帳，倒空積水。好在這次有心理準備，不過是小別離。可是面對人世間的生離死別，我們總是來不及做好準備。

1月21日，作家張潔女士在美國因病離世。她曾如是寫到，“人常歎息花朵不能久留，而在記憶中它永不凋落。對於既往的一切，我願只記得好的，忘記不好的。當我離開人世時，我曾愛過的一切，將一如未曾離開我時，一樣的新鮮。”是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正如她的作品。惟願生之美好，永遠照耀着我們。

亞婆井頌

◎ 吳一怡

我們虔誠地以手舀起生命之水
灌溉 因思念而萌起的心芽
一場此起彼落的冒險 綿延不絕

傳說 最早生根於榕樹旁
無名的開井老人 留下無私的泉源
根鬚 貪婪地吸取百年間的人情世事
與同是渴求心靈滋潤的人
一直 扎根在此

風波舞動著帆船 魚艇
他們都從南方而來 或西或東
為追尋著 遠大的航海夢 微小的咸香炊火
歸航時 只願停泊在一眼井中
為解顛簸之苦 相思之渴

時光緩緩潺潺 流年變幻無窮
不可忘懷的骨血 已凝聚在古井深處
剩波濤汨汨地流淌在磚紅色的水紋上

生命之水 再次
在龍頭噴泉下叮咚作響
水聲 樂聲 鳥聲 笑語聲
還有 我們的呼吸聲 心跳聲

後記：亞婆井的葡文意思是“山泉”（lilau），此處從前為澳門的主要水源，同時亦是葡人在澳門最早聚居點之一。澳門葡人有民謠唱道：“喝了亞婆井水，忘不掉澳門；要麼在澳門成家，要麼遠別重來。”今日亞婆井前地一帶，南歐風情仍在，往來不絕的遊人早已不分東西，和樂共融於骨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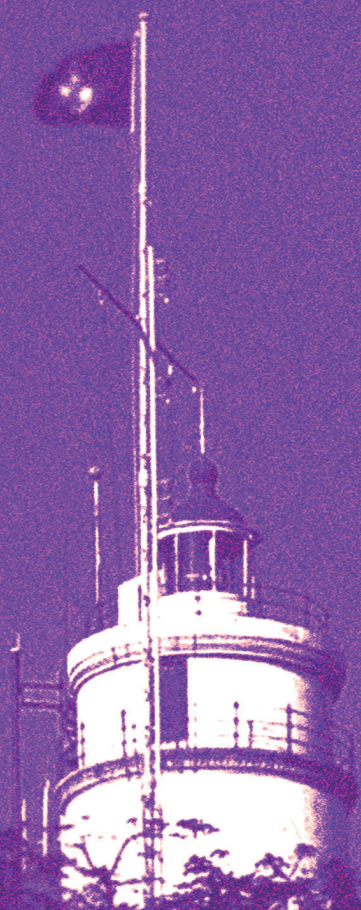




寶

澳

門



《文戲武唱》《鏡海魂》及澳門文學

◎ 張陵

一

澳門作家穆欣欣的散文內地讀者讀得比較多，較之其他澳門作家，相對熟悉一些。她在內地出版過《寸心千里》《當豆撈遇上豆汁兒》，新近又出版《文戲武唱》。

澳門的文學以詩歌散文為主打，穆欣欣則是一位出色和重要的散文作家。她的散文隨筆，有澳門散文共同的文化特徵，也有自己的特色。由於主要發表園地報紙副刊特有的格局與優勢，澳門的散文通常短小精巧，文字也洗練簡潔，從容而溫情地反映著澳門的現實，講述著澳門老百姓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故事。澳門回歸祖國後，老百姓的生活看上去並沒有太多太大的變化，但在澳門散文作家的筆下，已經積極傳遞著澳門社會心向祖國，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信息，真實地表達了老百姓心靈深處的永遠的鄉愁。這麼多年下來，就形成了澳門散文獨有的思想內涵，形成澳門散文獨有的文化價值。

這方面，穆欣欣的散文可能更引人注目。她後來嫁到北京，成了一個地道的北京媳婦，過起了北京老百姓的日子，真實地體驗著北京生活，感受北京的風土人情。因此，她的散文時時在比較著北京與澳門，寫兩地生活的異同，也寫兩地文化的溝通。散文集《當豆撈遇上豆汁兒》處處能讀到這種比較。《這樣的細節叫

人溫暖》一文說：“我的居住地常在澳門和北京兩個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換著，已無法說清楚自己更熟悉哪一座城市。”這樣的生活和體驗，是其他澳門作家所沒有的。因此，作品與內地的融合感更真實，更生活化，也就更有細節，更可感。

她從小生活在一個“戲迷”家庭里，長大後又在內地大學里讀戲劇專業的研究生，得到南京大學戲劇學博士學位。父親穆凡中先生不僅是個“戲迷”，而且對中國戲劇有著很深的研究，是澳門文藝的評論大家，是澳門戲劇評論第一人。他多年鼓勵支持穆欣欣利用假期專程到北京看戲，一看就是幾出十幾出，有些經典劇目則反復看，反復品。可以說，穆欣欣在北京看的戲，比很多的北京人還要多，比很多北京更熱愛京劇。在《文戲武唱》中的一篇文章里，她感慨道：“對我來說，能夠天天看戲，才是夢寐以求的幸福啊”。這樣的戲劇文化感悟的積累，也是她散文創作的重要資源。光從她的生活經歷和文化修養看就能知道，她的散文必然與眾不同。

《文戲武唱》相當多的篇幅還是寫澳門的生活，寫北京的生活，還有一些精美的遊記。不過，最可讀的最有意思還是要數第一輯“看過幾出戲”。如果能從穆欣欣的散文里粗略地梳理出她從“戲迷”、戲劇研究者，到成為罕見的“愛戲又同時能夠寫戲曲文章”的文化人這條線

索的話，讀她這些散文就更有意思了。也許，這只是她關於戲劇思考思想的片斷，但足以成了“冰山”的一角，能感覺一座大“冰山”在她內心有力支撐著。

記得穆凡中先生曾經說過，澳門是一座喜愛戲劇的城市。這種喜愛大約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偉大的戲劇家湯顯祖到澳門後不久寫下的不朽作品《牡丹亭》。用穆欣欣《文戲武唱》里的話就是，湯顯祖的到來，給了澳門一個“入戲”的機遇，澳門抓住了。從此，澳門這座城市就與戲劇結下了不解之緣。澳門人愛看戲，中西方的戲劇都在這裡上演，幾百年下來，澳門就成了愛戲之城，積累了悠久和厚實的戲劇文化。這一點，大灣區所有的城市，都沒有哪一個能和澳門比。也許，穆欣欣的戲劇痴迷感悟和思考，除了良好的家教這外，更得到豐厚的戲劇文化土壤的養育。

從《文戲武唱》這些說戲評戲的藝術隨筆里，可以看出，穆欣欣在北京南京這樣的中國戲劇傳統重鎮看戲聽戲，研讀戲劇，夯實了自己的戲劇歷史觀時代觀。她在《看過幾出戲》一文在討論歷史劇時說，歷史劇在本質上屬於藝術範疇，其具有的戲劇屬性令它並不簡單地等同於歷史的教科書。而歷史，只為歷史劇作者提供了歷史事件的粗線條輪廓和創作的基本元素，具體的情節和細節需要作家通過豐富的想象來補充和完善。劇作家不是要通過歷史劇

來還原歷史，而是要通過歷史劇來表達對歷史的態度。而後多篇對中國或傳統或當代戲劇如京劇崑曲以及其他地方戲劇目的或評論或賞析的隨筆里，都能讀出她這種歷史觀時代觀深刻影響。當然，光讀這些隨筆無法看到她的戲劇思考的全部。不過，倒是可以看出，她的戲劇觀，與國家民族的文藝思想，一脈相承。

應該特別支持的是，她的戲劇教育方面的觀點。在《你一定要看傳統戲》里，她寫到在張家港南豐鎮永聯村永鋼集團採訪，發現這裡的黨委書記是“京劇迷”。他幾乎用“強制”的粗暴方式逼著員工看傳統戲。公司劇院裡常年請大城市的好劇團來演出，劇目有《紅鬃烈馬》《文姬歸漢》《失空斬》《洪羊洞》《鎖麟囊》，涉及的劇種有黃梅戲、錫劇、滬劇、評劇、京劇、越劇等。聯想到自己從小看戲的經歷，她顯然同意永鋼的做法。看多了，就會愛上傳統戲劇，也就能弘揚傳統戲劇。在傳統戲劇嚴重衰萎的今天，“強迫”看戲不失為一種振興的好方法。事實上，澳門戲劇之城幾百年，多少也自覺不自覺採取類似“久久為功”的方法。

二

在紀念澳門回歸祖國十五週年的日子里，穆欣欣創作的京劇《鏡海魂》問世。這是澳門文藝發展的一件大事情，更是澳門文學發展一

個創新突破。回歸祖國多年的澳門，經濟社會得到長足發展，也到了可以期待產生自己的大作品的時候。這個歷史性的機遇，落在了穆欣欣的肩上。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穆欣欣這個愛戲學戲懂戲的作家，當之無愧地承擔起這個突破創新的創作任務。

從當地出版的《講述澳門故事——本土題材京劇是〈鏡海魂〉戲里戲外》一書中，我們可以注意到，穆欣欣創作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她一方面繼續用散文關注澳門的當代生活，一方面把自己的目光更深沈地轉向澳門的歷史，激活內心一種真正的“歷史態度”。現在一般作家只看到澳門中西交流融合的文化，而穆欣欣卻更深刻地看到四百多年殖民統治，給澳門帶來精神文化傷害。她有一篇散文《年少時我們不懂歷史》寫到銅馬廣場澳門總督亞馬喇雕像所折射出來的歷史，實際上是透著殖民時代的罪惡的。而《與澳門的一次深度對話——我寫京劇〈鏡海魂〉》一文更是張揚了她進步正確的歷史觀。

與澳門歷史的深沈對話，讓穆欣欣對當年反抗殖民統治的村民沈志亮的事跡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看到他身上的反抗精神和英雄品格，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也表現了澳門這座城市的真正歷史之魂。正是這個沈志亮，挺身而出殺死了無理搶奪村民土地的澳門總督亞馬喇。然而，這個殖民主義者卻被當作英雄立起了塑像，而真正英雄卻慘遭官府殺害。被歪曲的歷史應該糾正過來。於是，

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澳門人的形象，一個澳門歷史英雄的形象，在作家心中醞釀出來，漸漸完整和昇華。當選擇用什麼藝術形式表達的時候，穆欣欣毫不猶豫地說：京劇。只有京劇的輝煌大氣，才能配上這樣的澳門人。這樣的創作思想，正是新時代“中國故事”文藝觀所倡導的，由此，《鏡海魂》的創作打開了澳門故事走向中國故事的通道。

《鏡海魂》的創作和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引發了社會觀眾強烈反響，也得到評論家的高度評價。評論家田本相說，這是一首激蕩人心的英雄的悲壯的詩。評論家李觀鼎說，劇中主人公沈志亮是強大的，其守護和平家園的激情，抗擊凌辱壓迫的鬥志，勇於擔當責任膽魄以及捨身取義的精神，足以感天動地。評論家萬素說，這是一曲高歌民族正氣，弘揚愛國主義的慷慨悲歌。創作者把這種歷史情感予以昇華，激揚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與當代觀眾產生了強烈的精神聯繫，具有極高的現實價值和精神指向。評論家吳志良說，用一個當代人容易理解的愛情故事通過強化創新了的現代京劇手段，充分演繹了澳門人愛國愛澳的家國情懷。

事實上，《鏡海魂》的腳本戲文，完全可以當著一部獨立完整的戲劇文學來閱讀欣賞。這裡，有著聞一多現代文學抗爭不屈的人性力道，有著湯顯祖傳統戲曲的優雅形式，有著澳門人民歷史創造意蘊。這一切，都在作家創作中融匯成一種獨特的藝術個性，化為澳門文化相稱的戲劇文學主題。做為一座愛戲的城市，

澳門一直在苦苦期待著本土作家的原創戲劇作品。《鏡海魂》的問世，標誌著這種苦苦期待終於有了令人鼓舞的結果，也標誌著澳門戲劇的了己代表性的作品，開啓了原創的進程，意義非同一般。實際上，對澳門文學來說，意義更為重大。穆欣欣以她在文學上和戲劇上的功力，在戲劇文學上找開了一個創新的突破口，一下子把澳門文學的格局提高到一個時代思想的高度。澳門戲劇文學剛起步，作家不多，作品也不多，但由於起點高，品質好，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軍人物。

三

內地讀者並不太瞭解澳門文學。不過，如果知道一座只有四、五十萬人口的小城，常年活躍著近百位的詩人、散文作家，小說作家和文藝評論家，比例超過大灣區任何一座城市的話，那麼就應該刮目相看。實際上，比例高並不特別重要，更重要的是，澳門文學是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里，靠著一個小小的副刊陣地堅守下來，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在不利於文學生長的環境和生態中生長起來的。所以澳門文學看上去是找到了一片淨土，實際上骨子裡是文學堅定的守望。用澳門文學評論大家李觀鼎先生的話說，“澳門文學最值得稱道就是它的非商業化”，“守住文學的本真，這是何其難能可貴的事”。僅這點品質，就足以令人產生敬意。

直到現在，澳門都還是個熱門的題材。外面多少人都進來寫澳門，尋找澳門故事。結果寫出來的，多是商業化的文化產品，也產生不少文化“垃圾”。這種獵奇式地描寫澳門並不真實，不能抓住根本，不能表現澳門的靈魂。李觀鼎先生意見是，外地作家多來寫澳門當然是好事，但在現有文化生態下，真正寫好澳門，還得靠澳門作家自己。穆欣欣的《鏡海魂》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從這個意義上說，《鏡海魂》還有相當高的示範作用，為澳門文學創新積累了經驗。

新時代的澳門，“一國兩制”不斷深化，不斷創新；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正在加速，正在加力。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未來一定會有大變化。現實推動著文學發展，現實也在呼喚大作品。澳門文學當迎頭趕上，與歷史同行。

點一爐香，聽南灣故事

◎ 黃峪

讀完澳門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的第一部小說集《南灣：澳門故事》，竟然覺得有種影影綽綽的似曾相識之感。這也許是因為中文譯者宋子江譯筆自然文字流麗，也許是因為故事情節和我所閱讀教授過的中英文香港澳門故事大同小異。這種相識之感一方面是對譯者的讚美，另一方面，也對讀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飛歷奇所在的澳門土生葡人家庭已在澳門定居二百五十年，定居南灣。此地區為澳門行政、商業及社交活動中樞，也是受歡迎的住宅區。以香港為對應，應該算是港島的中環到半山區範圍了。

有趣的是，這部以南灣為題的小說集所收入的六個短篇小說之中，只有兩篇以南灣生活為素材，分別是第三篇的〈釣魚奇遇記〉和第四篇〈車厘子茶〉。兩篇短小說均以第三人稱視角展開。前者說了一個關於敘述者的“爺爺”，一位住在南灣大馬路的土生葡人伯爵在海上搭救一位被當時清朝政府通緝的逃犯，並與他結義的傳奇故事。而後者敘述的是土生葡人馬利修，在福隆新街煙花之地舉行為華人歌女柔文開苞盛事之後，終於娶得美人歸的半生經歷。其他四篇小說描述的情節也是類似的葡華結交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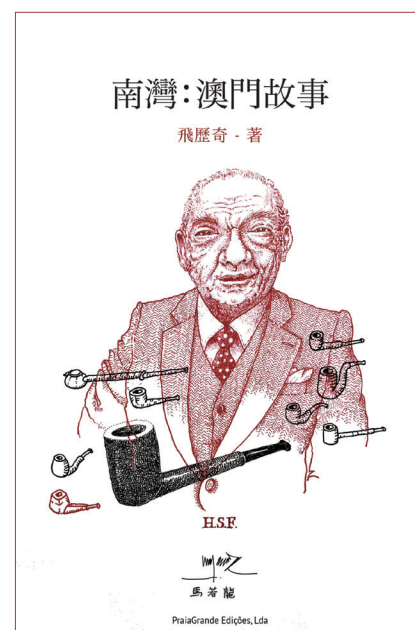
第一篇〈蜆家女阿珍〉寫的是來自珠三角

的蜆家女阿珍和葡萄牙水手伊曼努爾在小艇上相交生下女兒美麗之後，移居到下環街，但水兵最終帶着女兒回國。第二篇〈不期而遇〉以第一人稱敘事，回憶澳門土生葡人“我”在葡萄牙科英布拉讀大學時，趁着聖誕假期到首都里斯本遊玩，在公車上偶遇一位妙齡美女，尾隨偶遇自以為緣分奇妙，卻發現對方其實要價一百葡幣。第五篇〈金蝶〉敘述“我”在香港重遇年輕時在澳門結識的女友金蝶，發現對方歷經滄桑之後已經嫁給英國大班，還幫助他經營事業，成為香港社交名流，在半山區大宅過上顯貴優雅生活。第六篇〈富豪復仇記〉中的故事更加曲折離奇，說的是廣州暴發戶張老爺費盡心思討進家門的大家閨秀兒媳婦寶音錯愛戲子王生，最終招致丈夫張少爺費盡心機的報復舉動，背景跨越粵、滬、港三地。

從以上總結，讀者不難發現，作者取材地域不限於澳門南灣，因十九世紀末省港澳地區文化語言相通類近，而人物性格特徵也體現出此地區居民當時對多元文化的開放包容心態。比如說蜆家女和葡萄牙水兵雖然言語不通，但對寂寞孤獨感同身受，也能在共同撫養女兒的過程中盡享天倫。而葡國伯爵大人雖然和華人海盜逃犯素不相識，但在千鈞一髮之際果決救人。葡人富商對華人歌女的愛意跨越時空界限，

反而襯托得來自葡國首都的妙齡美女儼鄙粗俗。而〈金蝶〉中的女主角，更可以和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從東莞被拐賣到香港，歷經滄桑終於修成正果，成為一代富豪的女主角黃得雲相提並論。〈富豪復仇記〉的情節，似乎有張愛玲筆下的滬港傳奇味道，也讓我想到明朝馮夢龍《三言兩拍》和意大利文藝復興小說《十日談》中各種奇情故事。

若從世界文學的比較視野閱之，飛歷奇的澳門故事，其實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文化交流豐盛之地。所謂世界的，就是本土的，這也正是其人其作的魅力所在。



《南灣：澳門故事》

作者：飛歷奇

翻譯：宋子江

出版：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

笑姐的日子不尋常

——讀《日子輕輕地過去》

◎ 賀越明

興許出於專業的偏好，我向來喜歡閱讀包括自傳在內的報人回憶文字。近日有幸獲贈而拜讀的，是新書《日子輕輕地過去》。作者湯梅笑女士，如陸波先生在“序”首所說：人稱“笑姐”。書裏一篇篇往事隨筆，過往在報上連載時大半讀過，看似零零星星，但歸攏彙集起來，內容豐富，涉及廣泛，於事於理於情，都值得細讀、思考和回味。

作者畢業後，即供職《澳門日報》，時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先是校對，後任助理編輯、編輯和副刊課主任，偶爾也出門採訪，工作至四十六年後榮休。這個漫長的時期，先有廣播後有電視，與報紙三足鼎立，但報紙基本上充當着主要角色，從業者從社長、總編輯到編輯、記者等，可通稱為“報人”，那是新聞媒體的報人時代。從書中可以了解，作者從剛出校門的學生妹，是如何經過學習摸索，得以通曉編務，挾取刊發佳作；執筆為文，擴大作者隊伍；獨當一面，統管副刊各版。為此，她娓娓憶述報社領導和主管的悉心指點，本地和外埠作者的竭誠支持，以及部門同事的友好協助。一樁一件，具體而微，大體勾畫出她個人的職業生涯，亦即一位報人的成長史。

說起來猶如命運安排，作者進入報社之時，正是席捲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而這不僅反映在澳門的報紙版面上，還影響到《澳門日報》的工作內容和報人作息，如副刊充斥配合內地形勢的政治批判文章，不少還是直接

轉載中央一級報刊宏文，宣傳意味濃厚，報紙銷量大幅下降。所幸十年文革終結，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正道，澳門也充滿回歸有期的希冀，報紙切合實際，多方革新，與時俱進，蒸蒸日上，奠定了第一大報的地位。作者的筆觸所及，也濺出歷史波濤中報紙載沉載浮的浪花，令人不免對媒體發展與政治、經濟和科技的關聯有所思索和感慨。

這些往事隨筆還顯示，報人，尤其是編輯，晨昏顛倒，忙碌不已，要在截止日期前發稿定版，難免會有精神壓力。但與此相伴的，是經常不斷地接觸新事物和新知識，在這種特殊的學習中收穫、提高。難得的是，作者圍繞報紙副刊專欄，介紹筆名背後的作者群，回溯本地文學界形成以及與香港、內地同行的交往，還旁及上世紀後期傳統產業、社會狀況及生活習俗。哪怕點點滴滴，也打撈出澳門當代文學史、社會史的汪洋一勺，而這是其他職業生涯所無法給予的。

作者在職時，是報人也是作家。內地對無需上班的專業作家有個戲稱：坐家。報人既已退休，作家便可坐家。這本書另有小部分文字，就是作者有關這種新的日子的所記所思所感。不管哪一種日子，輕輕地過去後，都會留下歲月的痕跡、人生的沉澱。總之，笑姐的日子不尋常，有了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期盼她繼續寫出新的好書。

抹不去的祐漢記憶，看不見的社區身份

——聽聽澳門城市藝穗節《又看·祐漢》的發聲

◎ 秋桐

2022年初，儘管面對疫情反覆不定，澳門經濟倍受打擊，連帶不少澳門藝術節目資助受到削減的情況下，這一年的澳門城市藝穗節，以“破隔”為主題，選擇直面這些年澳門藝術文化界所發生的問題。過去，如果隨機問起澳門人“澳門有什麼有趣的文化藝術節目”，除了旅遊局旗下主要為遊客準備的大型演出活動，好像與澳門人文市井有關藝術文化節目還是讓大眾感到比較模糊。今年“破隔”的這個主題，也許除了字面意思的破除隔離，希望以藝術打破疫情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還有同音“破格”的意思，希望打破常規，拉進演出與觀眾的距離，例如將寸金寸土的演出場地搬進街坊街裡的日常生活地，把敏感又小心翼翼提及的過往與當下的社會問題以藝術形式呈現在觀眾眼前。

對於澳門居民來說，澳門之所以為澳門，這方土的特別之處，不只是賭博文化、中西交融文化這麼簡單，更深層的是對於老街坊們來說，他們是從過去的異鄉人身份，轉變為為澳門發展付出一分力量的社區街坊。所以，本次藝穗節如何做到“破隔”貼地、減少距離感，如何用藝術將獨特的澳門本土文化傳達至街坊和觀眾的心中，《又看祐漢》節目以“偷渡客”、“租客”、“過客”的三個節目，以戲劇形式講述發生在黑沙環祐漢社區的過去、當下和未來，呈現交錯時空的三部曲演出。

偷渡客——正在被遺忘的群體

如果有關注本屆藝穗節的朋友，肯定不會不知道《又看·祐漢》的“偷渡客”，它是關於祐漢社區的一段人人眾知卻又敏感提及的過去。

如果回顧澳門上個世紀的歷史，偷渡這個詞並不陌生。澳門還處於澳葡政府的時代，內地社會動盪不安，有不少人選擇以偷渡坐船的方式來到澳門，謀求生存。對於現在的澳門年輕人來說，可能也隱約聽過他們的祖輩或者父母輩當年偷渡來澳的經歷。但就算當時的澳葡政府為了整頓社會安定問題等，在不同時間段為偷渡客發放過三次身分證（又稱大赦）。這樣看來，偷渡的歷史已經成為既定、人人皆知的歷史事件，但這個詞對於三十多年後的澳門來說，還是略帶晦澀敏感和未知神秘。

為什麼要做偷渡客？為什麼有些偷渡來澳的人，會選擇居住在馬黑祐這片區域？他們偷渡的過程又是怎樣？現在的澳門社會怎麼去看待當時偷渡的人？

懷著種種的疑問和好奇，這一屆藝穗節的觀眾，也想印證“偷渡客”演出的偷渡過程，是否會像他們的長輩所訴說的那般艱辛。沈浸式的體驗需要你加入其中，從第三者觀眾的身份轉換到參與演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你的感官認知需要跟著環境走。在“偷渡客”節目中，

從坐船到搭車，一路上都會有蛇頭的帶領指揮。漫長的坐船等待、船內聽著前人對偷渡經歷的口述故事、搭車途中突然有三名女性被蒙頭去走“沙圈”，試圖變賣為妓女，無依無靠。即使到達澳門領土後，還沒有完全成功，你還得藏在家裡，不能被警察或他人發現，否則就得遣返回內地和罰款。後來你會看到，兩位偷渡的少女不甘於被困在某處等待的掙扎和撕扯，只能熬到澳葡政府宣布身份大赦的通知，可以去領取澳門身分證，可以在澳門尋找落地生根的容身之所。即便在澳門淪落他鄉，無親無故，即便會經常遭受歧視，但起碼不用挨餓，不用再擔心貧窮問題。後來這兩位少女，一位被有婦之夫包養，一位還打算再嘗試偷渡去美國尋求更好的身份，對於龐大的只求賺錢的偷渡客群體，她們也只是少數，但對於當時的偷渡客而言，都是把澳門當作身份跳板地，尋求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存條件，尋求下一代更好的品質生活。

相對於目前的澳門藝文環境來說，偷渡客的題材的確很大膽出色，但成品在複雜感情上的處理實在太少。即便“等待”是每一個偷渡客難以避免的情況，偷渡歷史也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現在的觀眾對於偷渡過程也只能是個體驗，但如果起初整個節目是以體驗為重，那應該對偷渡客的感情細節刻畫多做功夫。除了漫長的等待以外，還有擔心被警察發現、害怕坐船過程意外掉水、蛇頭會不會騙錢、抵達澳門後又會如何等等的情緒……這些對未知的恐懼都可以成為這場演出的一種追問。而且，這段偷渡歷史，是澳門區別於內地所有的歷史題材，

是澳門藝穗節區別於內地其他城市藝穗節可以嘗試的突破口，無論是藝穗節還是其他藝術內容，都可以成為一個突破的標籤。

評價偷渡客，不能以現在的社會評判標準去看待當時的動機背景，澳門的三次大赦是1982年、1989年和1990年，在這些時間段，回顧內地和澳門前後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才是核心關鍵。1977年中國內地文革結束，所有的社會建設需要重新開始，結合五六十年代國家還沒有計劃生育，家家戶戶幾乎都需要養育多人口。澳門隔壁的廣東省，當時還是一個以耕農為主的省份，貧困、糧食不足幾乎是每個廣東農村戶所遇到的問題。澳門作為鄰地，即便還處於被澳葡政府統治，但這裡還有許多的中國人，還有許多華人社團互相扶持，而且這裡的生存條件起碼比當時的廣東更好。加上抗戰勝利、新中國成立三四十年，全中國當時的社會猶存一種堅韌不拔、不安於現狀的精神氣，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不屈不饒的底蘊和基因。

選擇偷渡去澳門工作，其實對於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來說，更多只是一個背井離鄉的工作選擇，只是當中所要冒的風險是巨大未知的。對於他們，偷渡這個詞是中性的，它只是人們希望為了去更好的地方賺錢生活，本質如同現在年輕人會嘗試去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工作。經歷大赦的偷渡客在1990年的數量上，是占比將近十萬的澳門人口（數據仍有爭議），對於澳門這座小城來看，他們並不是澳門的邊緣群體，現在卻因時間流逝變成逐漸被遺忘的邊緣群體。如果那一段歷史在澳門居民認知上還是以一個貶義的有色濾鏡看待，那完全是被表象

掩蓋了異鄉人背井離鄉只為求能養家糊口的根本，掩蓋了中青年但願家人後來由更好生活條件的初衷，掩蓋了當時原居地政府的腐敗無能……那一段偷渡歷史，不該是被遮羞的醜面，現在的我們該以理性正面的態度去看待當初。

在馬黑祐這片區域，大部分住的都是家鄉在內地的澳門居民，因為離家更近，離鄉土更近。假若 50 年後，當年偷渡的那一兩代人，那一兩代具有雙重地域文化身份的街坊市民離世，還會有人會記得他們當年對命運不屈服的選擇嗎？還會有人記得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為了改變自己乃至家族的命運而來到澳門嗎？還會有人記得他們對澳門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嗎？這樣的題材，文化局的支持和推動不只是在澳門藝術屆的一個破局的舉措，乃至向整個擁有相似文化的粵港澳大灣區呼籲，希望人們能夠重新回看這段歷史，希望有人能記住家族先輩們的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記住現在的安逸自由來之不易。

租客——走進社區，才能看見生活

祐漢社區的煙火氣，一定離不開祐漢社區的市場、茶記和公園，這也是像了解澳門市井氣息的旅遊者崇尚的地方，因為這裡充滿澳門才有的生活氣息。參與《又看祐漢》的“租客”，你會變身為拿著出租房信息地圖的租房者，親身走進祐漢這片區域，去看祐漢樓房的同時，還要看看你的“同住人”，他們有可能是演出者，也可能是真正的祐漢社區租客。你會看到這片樓宇的真實面貌，陰暗破敗的樓梯角落、

傳出麻將聲和懷舊金曲的同鄉會、拎著大包小包說著非廣東話打量你的人，你也會從一些演出者的身上，看到節省柴米油鹽的拮据、看到工作一年只為過年能放假回家的尷尬、看到為了金錢物質和遠方親人的生活出賣身體的無奈……就像是，穿越進了另一個不為人知的澳門。

走進社區，才能看見生活。“租客”更多反應的是平民百姓的真實生活。生活二字的背後，

絕非歡聲笑語的田園牧歌，而是被金錢綑綁的物質缺乏、有苦難言的苦衷。策劃團隊以“租客的生活地便是舞台”的形式去進行演出，希望觀眾能切身進入租客們真實的生活區域，從感官上看到、聽到、知道他們的生活環境與不易。這也像是對澳門的社區工作者、學者、政府發出聲音，如果要做好社區的發展工作，就需要回歸到社區本身，去到這片區域居住者的地方，看看他們的生活，聽聽他們的需要。

過客——不求生根，唯求生存

對於在澳門落地生根的人來說，澳門是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底蘊濃厚的地方，是一個走幾步路就有圖書館的文明城市，是一個具有多元美食交融且適宜久居的精神地，還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居民福利政策。但對於現在唯求在澳門打工賺錢的過客來說，說要對澳門產生連結恐怕有些難，即便他們會在此地工作很久。《又看·祐漢》的“過客”節目，以黑盒子劇場的形式呈現所發生在祐漢的過去社會歷史，從墓場到馬場，從警察到勞工，我們也可以從隔壁樓宇天台的上帝視角俯瞰祐漢這片衛星城市，

祐漢的七棟 52 年樓齡的樓宇，裡面居住著不少只求來澳門賺錢的人們，他們沒有時間去關心澳門社會，也沒有精力去了解本土的文化，他們不求在澳門建立深厚的感情，只求能賺夠養家糊口的生存資本。

假若，這些租金便宜的舊樓需要重建翻新，勞工群體又能居住在何地？這片社區未來又會變得如何？

城市藝穗節，回到城市本源

除了三部曲以外，《又看·祐漢》的單元還有祐漢社區導賞、二手換物小販攤檔的延伸活動，你會在整個單元中感到用心和真誠，儘管有些不完美之處，但它社區藝術節目框架和方向清晰，未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鑑。澳門正在打造世界休閒旅遊城市的標籤，未來推進的活動一定離不開藝術文化類，但假若藝文行業完全靠政府資助，恐怕也不是完全好事。既然面對疫情期間，賭業收入還是占比澳門各大產業中的最大比重，如果能促進賭企投資澳門本土的市井文化活動，說不定還能實現共贏。例如澳門美高梅和銀河藝萃，開始用與澳門本土的藝術展覽活動等內容提升企業民心形象，還能增加遊客對企業的好感度和辨識度，如果再豐富些許，說不定還能增加經濟收入和工作就業崗位。

即使澳門在打造國際化的旅遊標籤，但內地遊客的比重還是占大部分。以內地旅遊城市的潮流發展來看，“市井人文”、“煙火氣”、“藝

術生活”、“小歐洲”這類的標籤是近幾年的旅遊熱點。而澳門城市的獨特，恰恰也是由該片土地的居民所打造起來，對比其他城市，澳門也具有濃厚和獨特的城市文化。既然旅遊經濟能夠與博彩經濟相提並論，那在旅遊藝術節目上以這類型“破格”的社區節目為體驗之一，未嘗不是一個有趣可行的嘗試內容。

和諧、尊重、共融

——欣賞澳門《五宗教音樂會》

◎ 王軒妮

2021年12月5日“以音樂的融合”、共慶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2週年，在澳門百老匯劇場迎來本澳五個盛行宗教團體的首場合辦《五宗教音樂會》——佛教、天主教、道教、巴哈伊教、基督教跨教義、跨越中西，以“音樂”為出發點齊聚一堂，為澳門的觀眾帶來各具特色、卻又和諧共融的精彩音樂演出。不僅是宗教間的交流、為澳門祈福，更是通過宗教音樂的力量讓人們拉近距離、團結在一起。

澳門是一座中西文化結合的城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使其不僅並存續著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著西方傳入並發展、融入本土的文化與宗教。在澳門的科儀音樂中，“有富於西方經典歷史特色、並在澳門這個亞洲華人地區有著獨特和豐盛結品的宗教成果，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澳門天主教禮儀音樂、尤其是本土禮儀創作作品，以及澳門自成一體的基督教崇拜禮儀音樂等；也有源於中國傳統又富於澳門本土特色的類型，如澳門的道教科儀音樂、澳門的佛教誦經音樂等”在文化互相交織下，就音樂而言，無論宗教、世俗；中樂、西樂都有著各自領域上的多元、資料傳承豐富、現實表現多彩且蓬勃發展。

澳門民間的佛教信仰與內地一樣歷史悠久，佛教音樂團的團員除了信眾，亦有澳門觀音堂（即普濟禪院）的僧侶們。開場為觀眾帶來在佛教界廣為流傳的《般若心經》，短小但精粹，只有木魚與銅鈴伴奏，最本質、脫俗的唱誦出對信眾們虔誠的祝福，為本場音樂會拉開帷幕。不同《心經》風格，有著“佛教精神、

義理之歌”的《三寶歌》由澳門長虹音樂會伴奏、澳門佛教音樂團及宗鑠法師領唱，演繹給觀眾耳目一新、意境亦悠然而不同凡響、點亮現代人心燈的作品。這首《三寶歌》是由“人間佛教”的提倡者太虛大師作詞，筆者從歌詞感受到詞意的深遠遼闊、美妙莊嚴，並弘揚“舍己利人”的精神、共創美好生活的願景；並由弘一大師（李叔同）譜曲，融合笛、琵琶為點睛的協奏，加上領唱者清新的演繹、合唱團合音，雖不是專業合唱團隊，卻因為一顆虔誠之心更顯婉轉流暢、綿密有力、聲聲體現對佛、法、僧的虔誠禮讚。

以葡萄牙人為主信仰的天主教，在16世紀已傳入澳門，在20世紀於澳門居民廣泛理解和認同。本場音樂會的澳門座堂聖樂班為天主教的一小型禮儀合唱組，為觀眾們分別帶來廣東話、拉丁文、英文的五首天主教禮儀音樂歌曲。廣東話無伴奏三聲部混聲合唱《我靈渴慕上主》，感情的抒發歌頌天主的真誠、無伴奏合唱最能描繪出對上帝的渴慕。如澳門天主教文化協會主席李斌生主教在音樂會前的致辭一樣：“聲樂是一個建築的橋樑，唱歌更是雙倍的祈禱，以音樂的力量來傳遞美的信息，共創和諧。”由澳門座堂聖樂班及澳門教區聖樂團帶來流行於港澳——鄧思恩神父的《耶穌我信你》，雖然樂曲短小但實為經典的詩歌風格，作品又加入童聲合唱演繹，通過美妙的歌聲亦為市民帶來祝福、祈禱平安！

在道教音樂中，澳門的道教科儀音樂雅俗共存，不僅兼容正一派與全真道樂的音樂特點；

又作為嶺南地區民間文化音樂的“活化石”：保留民間民俗的音樂風格文化。澳門道樂團搶救整理近百首科儀曲目、研究出版道樂書籍，從幼兒開始培養學習中樂、推廣道樂。讓澳門道教音樂不僅存在於廟宇法會，更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登於舞台之上。《禮斗組曲》是道教吉祥科儀，祈求蠲除願款、紀錄善功、赦釋愆非及保安身位，為澳門祈福。參與演出的道樂團，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亦有坐的凳子雙腳點不及地的小童，雖然年紀相差幾十歲，但都懷著一顆虔誠、認真的心參與演奏。亦讓筆者欣慰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後繼有人！

作為世界性宗教中最年輕的宗教——巴哈伊教，誕生於 19 世紀的波斯地區，距今僅一百多年的歷史，在 20 世紀中期，巴哈伊教已經傳入了中國和澳門。阿博都·巴哈生前對中國表示過極大的興趣，他說：“中國，中國，到中國去！巴哈歐拉的聖道一定要傳到中國。”他還說，“中國有著偉大的潛力”，“中國是屬於未來的國家”。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巴哈伊教仍然繼續蓬勃發展。雖然還是有一些澳門居民對這個年輕的宗教有點陌生，但是巴哈伊教用其“年輕”的流行音樂表演方式宣傳“人類一體”的教義。一首〈We are one(我們都是一家人)〉輕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詞、輕鬆的氛圍，讓巴哈伊信仰與“世界大同”聯繫起來，“地球乃一國，人類皆其民”用英文唱出“我們是一家人”的團結之歌，傳播感染著現場每一位觀眾。

澳門的基督教會（新教）雖未有澳門天主教音樂文化傳入和延續的歷史悠久，但是它的在澳門近代歷史上都有著亮眼發展：不僅在澳門廣泛傳播的新教教義，也在唱詩活動中的音樂風格融入本土特色。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聯合詩班及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的中學及小學合唱團為大家帶來的〈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願主賜福保護你)〉，訓練有序的用極為美妙的合唱演出祝福平安，雖然短短一首樂曲，讓筆者的心靈感受到無比熱情和溫暖，伴隨著合唱團富有張力的歌唱效果感受到“音樂無分國際及語言界限，冀以音樂傳遞宗教精神、昇華心靈的交流。”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總幹事范錫強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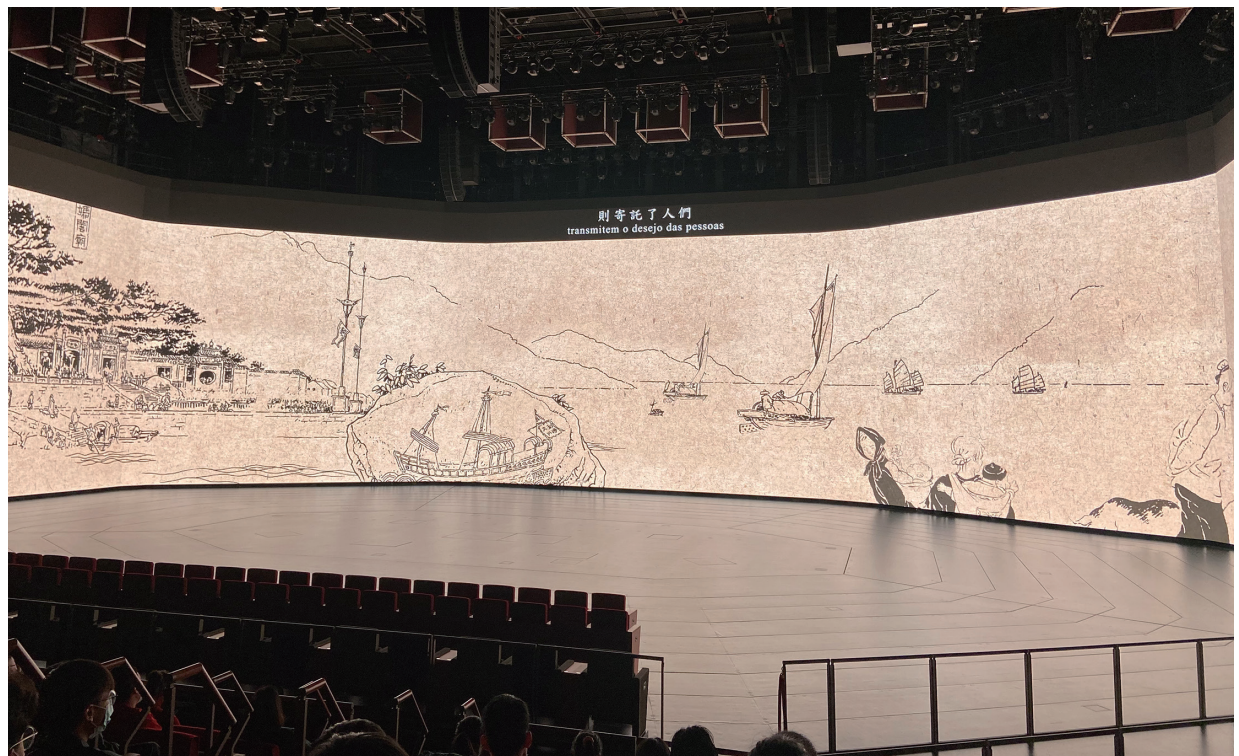
在本澳五個宗教團體合辦首場《五宗教音樂會》中，佛教、天主教、道教、巴哈伊教、基督教都有演繹多首普通話、廣東話的曲目。這說明宗教在中國地區蓬勃發展的同時，儀式音樂在澳門本土化的繁榮發展與共融性。引用作曲理論博士、對澳門音樂文化研究做出卓越貢獻的戴定澄教授專著《20 世紀澳門民俗與儀式音樂研究》一書中指出“澳門的宗教儀式音樂，既包括了學界所定義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Chinese Ritual Music)，如道教科儀音樂、佛教誦經音樂（唱誦）等，也同時包括了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自 16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就開始傳入澳門的天主教禮儀音樂（Liturgical Music），其中包括了大量本地獨創的作品、及同樣在澳門頗為興旺存在的基督教崇拜歌曲等。儀式音樂的豐富表現狀況，真正說明了澳門這個華洋共居、中西交融、古今同在、多元音樂交相映和的城市所存在的文化現實。”

在澳門回歸祖國 22 周年之際，五個宗教團體懷著一顆虔誠之心——用音樂傳播宗教的信仰“美好”；與對澳門、對祖國深深的祝福。音樂雖稍縱即逝，但這場音樂會的意義留給我們：澳門宗教團體百花齊放的繁榮文化現象，用音樂弘揚和平、大愛、共融、團結。今日齊聚一堂雖中西文化宗教教義不同、中樂西樂的奏樂表演形式不同，但共同的都是懷著交流之善、共融之美、愛國之心！

28分鐘澳門歷史“懶人包”

——《圖說鏡海——鏡海歸帆圖》觀賞記

◎ YUYU



前幾天，在澳門美獅美高梅劇院 900 平方米的巨型 LED 屏上，我“品味”了一場流動且充滿美感的歷史盛宴，它便是澳門文化發展促進會與天藝傳媒文化有限公司共同製作的《圖說鏡海——鏡海歸帆圖》專題片（下稱《圖說鏡海》）。短短 28 分鐘，最讓人驚艷的，除了由澳門著名藝術家陸曦先生繪畫的纖維筆百米長卷巨幅畫作外，便是影片的旁白台詞了。如何把澳門五百年來風風雨雨，以簡單平實又飽滿深情的語句表達出來？“時間短，任務重”，卻全程沒有一句廢話，每句話都仿佛是在歷史

熔爐中被反復多次提煉的精華那般，穩穩掐中澳門歷史命脈點，“剝下”一般紀錄片咄咄逼人的說教外衣，轉而披上一層文藝優雅的“紗帳”，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又太少。對了，粵語版還頗有點“講古仔”的意味在，同場的中學生團體反應就是最佳成效體現，他們聚精會神，看得出來是真的聽入腦那種。

能做到這一番行雲流水操作的人，想必文字技巧與歷史儲備俱佳，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吧？

但我猜錯了。



放映後我見到了兩位影片編導主創——傅志平女士和張鋼先生，年過 60 的二人操著一口流利京片子，精湛旁白正是出自曾在內地任職多年電視劇編導的傅志平之手，文史本的考證和撰寫則由做了多年國家政策研究的張鋼擔綱。他們都來自北京，並旅居美國多年，而後來到澳門，一住就是 13 年之久，“我們比很多澳門人都了解澳門”，能說出這一句，說明他們都有胸有成竹的自信。多年來，夫妻檔拍攝了 100 多集關於澳門方方面面的紀錄片，有很多

還是張鋼自資出品，能對澳門有如此細緻入微的觀察和考究，並且有如此高產的“戰績”，完全是出於喜歡這個地方，這一股熱愛，讓本該可以安享退休生活的二人仍然奔跑在“記錄澳門”的路上。

《圖說鏡海》是慶祝澳門回歸 15 週年時，夫妻二人攜手陸曦共同製作拍攝的 10 集紀錄片《鏡海歸帆圖》之延伸版本，這個系列之前還曾以音樂會和畫冊的面目示人，均獲得社會很大迴響。2015 年，陸曦創作的這一幅畫，更曾

於美國紐約市聯合國廣場 760 號的聯合國總部大廈向世界展出，是澳門歷史邁向世界舞台的重要里程碑。這次改編成適合美獅美高梅劇院 2800 萬像素巨幕的全新專題片，雖然有前作的基礎在，但從著手調研修改到最後輸出，歷時一年半，傅志平形容撰寫解說詞就像“彎道超車”一樣，“把澳門 500 年來重要的事件濃縮成 28 分鐘的解說是不小的挑戰，語言除了要生動以外還得精練，讓觀眾能產生投入感。”

陸曦一開始接到任務也是猶豫很久，畢竟這麼龐大的一個選題，需要對歷史考究到極致才能下筆，而張鋼在此時給了他多劑強心針，他答應安排一個特配的“智囊團”，由學者和大學研究生組成，專門做歷史調研。為了把每一幅畫作背後的資料研究透徹，團員們走遍了澳門各大博物館、圖書館、檔案室等，有一些資料更是借鑒到整個大灣區相似歷史背景下的史料。而這種對歷史考究的自信，多少來源於張鋼本人過硬的歷史背景，如今已經 73 歲的張老曾在中國社科院和國務院工作，為人低調務實，由他親自帶領調研的歷史團隊，是這個片子獲得扎實根基的原因。談到智囊團的專業時，陸曦先生給我們舉了個例子：“有一幅畫，畫的是當時大三巴神學院上演一場希臘喜劇，萬人空巷，創作時我搞錯了背景，以為是清朝，個個都畫了辮子。後來做背調的指出那是明代的事情，我馬上作出修改，把辮子變回紒髻，這是尊重歷史的表現”。

畫作創作源於當年十集紀錄片的配圖，紀

錄片的十個主題分別是：歷史、經濟、宗教、民族、教育、文學戲劇、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美術音樂舞蹈、建築及社團等，在 28 分鐘的《圖說鏡海》裡面，這些部分的畫作都有自己的篇幅，只是更為精煉。從古到今，從外來文化到東方文明，故事展現了衝突，又凸顯了溫情，時間軸被講故事者慢慢推向近代——觀眾的熟悉感一再加深，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而陸曦的畫作，在澳門設計師馮文偉的動畫“再創作”中“活”於熒幕之上：跳土風舞的人兒在屏幕上跟隨背景音樂翩翩起舞，排長龍的歸帆迎著斜陽從熒幕長河中緩緩划水而過……靈動的畫面雅緻細膩，是吸引年輕人走進劇場細讀歷史的一種有效手法。雖然製作團隊放映後也坦然由於時間問題，部分鏡頭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作為普通觀眾，透過這部短片來了解澳門歷史，或者說，勾起對澳門歷史的好奇心，它已然是成功了。

再想深一層，專題片用新型動畫模式呈現，選用高規格高科技新式巨幕放映，一切均以挑戰新技能為前提製作，而背後支撐它的，是幾位年過 60 的主創呢！每每想到這裡，你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好好研讀和傳播澳門歷史？《圖說鏡海》算是一個懶人學澳門歷史的途徑，快點預訂你的免費觀影票啦！



澳門文學動態

文藝界學習文聯作協全代會精神

一月十日下午，澳門文藝界團體在澳門科學館學習宣講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會議由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澳門筆會聯合舉辦，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會長、中國文聯會議澳門參會代表團團長梁華，澳門基金會主席、中國作協會議港澳台參會代表團團長吳志良出席並作會議精神宣講。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部长萬速成、副部长殷汝濤，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澳門會員代表約六十人參加。

梁華和吳志良分別就澳門代表團參會情

況、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及參會體會作主題分享，並勉勵澳門文藝工作者在新時代肩負新使命，以精品力作講好中國故事、澳門故事，為澳門文藝事業進一步發展，開拓新的境界，譜寫新的篇章。

與會者一致認為，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關懷囑託，作為澳門文藝工作者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會員，深受鼓舞，備感振奮，也將深入學習理解會議精神，為澳門文化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澳門日報鏡海版 “筆下陶里”專題

澳門知名作家陶里（原名危亦健）因病於三月十二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與世長辭，追思儀式已於烈治文山愛恩殯儀館舉行。陶里是澳門文學開拓者之一，他擔任文學雜誌《澳門筆匯》主編時，發掘文學愛好者、栽培青年寫作，對建設澳門文壇作出重大貢獻。為紀念陶里先生，澳門日報鏡海版特設“筆下陶里”專題，刊發本地作家追憶陶里之詩文。相關作品已存錄於本期《澳門筆匯》。



澳門虛擬圖書館新版上線



為配合大眾對線上閱讀的實際需求，創造更優質便捷的閱讀環境，響應澳門特區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澳門基金會建立的澳門虛擬圖書館持續積極推進線上閱讀平台高質量發展，並逐步完成系統優化。目前虛擬圖書館 www.macaudata.mo 已全面升級，並創設多個全新功能。

新版澳門虛擬圖書館旨在便利市民查閱檢索與澳門相關的學術資源，鼓勵市民大眾進行線上閱讀。為此，平台除保留並升級深受讀者歡迎的全文閱讀功能外，還構建四大板塊：書刊文庫、學者專區、機構團體和專題特展，期望透過大數據整合出版成果和學術動態，構築“澳門學”的信息和學術交流研究中心，助力“澳門學”各範疇研究的推進。

目前，“專題特展”推出“行穩致遠——《澳門基本法》的歷史軌跡與理論實踐”及“詩說小城——澳門的新詩及詩詞集”網上書展，前者選錄超過四十本圖書，透過三大部分帶領讀者全面回顧澳門回歸歷程與基本法的頒佈，了解基本法的理論、實踐與研究，從而進一步加深對《澳門基本法》的認識和理解；後者精選逾四十本新詩及詩詞集，透過不同年代詩歌組成澳門詩人群像，感受詩人筆下澳門及詩句保存的澳門人文精神。

此外，為更好整合本澳出版成果，豐富澳門虛擬圖書館館藏，鼓勵讀者深入閱讀澳門出版物，網站同步推出“澳門虛擬圖書館澳門出版物徵集計劃”和“品讀視角”評論文章公開徵集活動，持續推動澳門的閱讀風氣及推廣與澳門相關的出版物。

作為澳門首個網上閱讀平台，澳門基金會創設的澳門虛擬圖書館自一九九九年建立以來，一直為各地讀者提供免費、便捷的澳門圖書網上閱覽服務，與市民共享學術文化資源。至今，澳門虛擬圖書館已累積瀏覽數接近三百萬次，可瀏覽書刊近一千八百種，內容涵蓋中、葡、英文書籍和期刊，讀者可隨時前往虛擬圖書館閱覽，網址：www.macaudata.mo。





九位澳門作家 參與枱曆文案創作

澳門文化局推出 2022 年枱曆，多位澳門作家繼續參與當中的文字創作。2022 年枱曆以“文化融入生活，陪伴每分每秒”為主題，由澳門設計師林揚權、插畫師唐婉儀合力創作插畫，描畫文化走進市民幸福的日常生活。9 位澳門作家包括水月、太皮、古冰、孟京、莊志豪、陸奧雷、湯梅笑、賀綾聲、譚健鋤圍繞文化生活主題撰寫多篇作品，作為本年每個月文化推廣的內容，並把各篇佳句收錄於枱曆設計中，築成一道書桌上的文化風景線，藉此兼具美學、創意及實用的產品，拓展文學、文化的應用價值。

《童一枝筆》電子期刊上線

澳門筆會兒童文學電子刊物《童一枝筆》第 14 期的新書發佈活動，2 月 27 日於澳門星光書店舉行，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楊穎虹、主編黃健威，作者彭執中、雙口、望風、愛竹、呂靖熙、一尾海豚、紫菱、古月、Caroline、做夢小姐等出席，內容包括發佈儀式、故事會和親子互動。

本刊物主題為“我愛做運動”，主編黃健威希望藉着奧運及殘奧、冬季奧運及冬季殘奧等體育盛事，提醒小朋友運動的好處和了解體育精神的重要性。發佈活動期間，故事會主持人羊豬老師演繹了作品《我要做跑贏烏龜的兔子》的部分情節。

澳門筆會為推廣本澳兒童文學，於 2015 年開始出版《童一枝筆》兒童文學期刊，至今已出版 14 期，去年為響應環保、節省資源，開始《童一枝筆》變為電子刊物，讓家長老師和小朋友免費下載。澳門筆會更邀請澳門著名音樂人李峻一主理精選故事的錄音。星光書店負責人表示，本土作家創作屬於澳門的兒童文學是很有意義的事，書店將持續支持相關活動。

《童一枝筆》電子期刊及故事錄音，可以澳門筆會網 penofmacau.com 閱覽。



作家穆欣欣出版散文集《文戲武唱》

澳門作家穆欣欣出版散文集《文戲武唱》，收錄作者近年發表的 60 多篇文章，內容包括對傳統戲曲、現代話劇中的世界和《紅樓夢》人物的抒寫，也記錄作者在不同城市之間與當地人、物、事、史的各種交流和連接，更有對澳門歷史文化和本土藝術的生動敘述，讓讀者感

受到人在悠悠歲月中的感悟、成長和變化。

穆欣欣曾出版《風動心也動》《寸心千里》《當豆撈遇上豆汁兒》《貓為什麼不穿鞋》等多本散文集，歷史劇作《鏡海魂》曾以京劇、粵劇形式搬上舞台，文學創作及主編作品曾獲中國內地多個文學及出版獎項。



司徒子榆、楊婉君獲梁曉聲獎學金創作型獎

首屆梁曉聲青年文學獎、梁曉聲獎學金頒獎典禮暨“梁曉聲青年文學中心”成立儀式於 2022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語言大學舉行，澳門學生司徒子榆、楊婉君，分別獲梁曉聲獎學金創作型二等獎及三等獎。

梁曉聲青年文學獎以“青年性”“原創性”“國際性”為評選原則，以弘揚現代漢語文學，追求真善美的普世人文價值為旨歸。首屆徵稿工作於 2021 年 5 月正式啟動，截至 7 月底，累計收到來自世界各地近千件投稿作品。其中長篇小說 237 部，中篇小說 255 部，短篇小說 498 部，最終產生 4 部（篇）獲獎作品，長篇小說獎項空缺。

“梁曉聲獎學金”分為學術型與創作型兩類，以鼓勵學子投身學術研究與論文創作、促

進學生教育質量的提升和內涵發展為主要目標。本澳學生司徒子榆、楊婉君，分別獲梁曉聲獎學金創作型二等獎及三等獎。其餘獲獎者是：一等獎：劉雨薇（學術型）、二等獎：趙倩怡（學術型）、胡彬彬（學術型）、鄭芳菲（學術型）、惠子萱（學術型）、三等獎：張新（學術型）、韓文易（學術型）、周琳玥（學術型）。



尼采與美學共讀會



澳門中西哲學學會、澳門筆會合辦“尼采與美學——與您共讀理性和情感交織的意識肌理”共讀會，活動座無虛設，討論踴躍，交流氣氛熱絡。

共讀會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時於澳門筆會會址舉行，澳門中西哲學學會會長袁浩俊、理事長鄭綺雯，創會會員阿俊、李先生和凌先生，以及筆會理事長廖子馨，秘書長鄭國偉等逾七十人出席。

澳門筆會會長李觀鼎因離澳未能出席，主辦方代表引述其稱，哲學思想對文學和藝術創作十分重要，“詩歌要有哲學的深度，要有深入存在本質的探求，才会有‘詩意的棲居’。”

廖子馨表示，熱愛文學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尼采的，他的精神世界內涵豐盛，總能吸引年輕人跟隨他思考人生。希望文學團體和哲學團體能經常合辦這類藝術探索的活動。

阿俊、李先生和凌先生分別先後介紹尼采生平、著作和美學思想，並詳細講解其獨

特的“日神——酒神”二元論，帶領參與者使用這套美學思想對一些繪畫和電影作出哲學分析，共同解讀當中深刻的藝術精神。

袁浩俊介紹，該會旨在凝聚中西思想精華，促進多元文化的深度交流。舉辦是次共讀會旨為有感尼采對現代文化藝術影響巨大卻較少人討論其美學，在澳門著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大背景下，好好認識這位充滿藝術熱情的哲學家的思想，相信大有裨益。

鄭綺雯表示，是次與會人數眾多，可見本澳有許多文學、藝術和哲學愛好者對哲學討論很感興趣。





澳門虛擬圖書館 macaudata.mo

全新
改版

澳門基金會於1999年推出“澳門虛擬圖書館”，為澳門首個網上圖書館，
現以大數據整合出版成果、學者機構與學術動態，構建澳門學的信息、學術交流研究中心。



書刊文庫



學者專區



機構團體



專題特展

彈指之間 · 閱讀澳門

大量澳門圖書 免費線上暢閱



©MACAUDATA

澳門基金會
FUNDAÇÃO MACAU

macaudata.mo

澳門基金會贊助

Com o Subsídio do Fundação Macau

ISSN 1680-6476



9 771680 647007

定價 Mop 20.00